

Abstract

Zhao Bian (1008—1084) is not a famous poet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so his poetry is not studied by scholars in the history thoroughly. This thesis aims at having a detailing study on his poetry from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Chapter 1) comprising two sections narrates and remark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Zhao Bian in the history. In Section 1, the researches on Zhao Bian are gleaned extensively by index and are arranged in order of dynasties to be serves as the first hand study material on Zhao Bian. In Section 2, a study on Section 1 finds two problems: Firstly, there is not any thorough study on Zhao Bian's poetry; secondly, there is not correct school on Zhao Bian's poetry. The second part (Chapter 2 and Chapter 3) solves the first problem; the third part (Chapter 4) solves the second problem. Chapter 2 comprising two sections studies Zhao Bian's poetry from subjects and themes. Section 1 studies the landscape subjects and four theme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s. Section 2 studies the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nd three theme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s. Chapter 3 comprising three sections studies the poetry artistic style of Zhao Bian. Section 1 discusses "Writing Poetry as Prose"; Section 2 discusses a strict rhyme; Section 3 discusses a plain language style. Chapter 4 comprising two sections studies the location of Zhao Bian's poetry by distinguishing it from the "Later Tang Poetry Artistic Style"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by classifying it to the initiating poetry school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Section 1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Section 2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Zhao Bian is likely to belong to the latter. Chapter 5 is a textual research on both the poetry and prose relating to Zhao Bian, and corrects some mistakes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research on this field.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covering five chapters. It is the study on Zhao Bian's poetry as a whole.

Keyword: Zhao Bian; the content of poetry; the art of poetry; the "Late Tang Poetry School"; the initial poetry school; textual research

绪 论

北宋中期诗人赵抃（1008—1084），字阅道，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畏权倖，号称“铁面御史”。神宗时参知政事，反对王安石新法，出知杭州等地。《全宋诗》辑其诗六卷共七百余首，在两宋诗人中创作数量虽不算太多，但也不算太少。其诗风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唐风笼罩的北宋初期诗风，与欧阳修等人诗风相似。从实际情况来看，北宋中期诗坛已完成了从唐风向宋调的转变，而完成这一转变的主力军，则是以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一个诗人群，本文所研究的赵抃，正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虽然他只是一个中小作家，其成就不象欧阳修等大家那样璀璨夺目，但也为诗歌从唐风转变为宋调的革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对之研究都非常不够（详见第一章第一节）。笔者认为，研究好了这样一位作家，将有利于更准确全面地研究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开宋调之诗人群，从而更深入地把握从唐风过渡到宋调这一重大诗风之变革。

第一章 历代有关赵抃研究的述评

本章分两节，第一节对历代赵抃研究观点作一简略梳理，第二节对历代有关赵抃研究观点作一简略评论。

第一节 历代有关赵抃研究观点的梳理

为了做好赵抃研究的准备工作，本人曾搜集了宋元明清各朝对赵抃的诸多评论与研究成果，这些材料既可作为赵抃研究的基础，又可发现赵抃研究尚须努力的着力点。由于尚未有人全面系统地在这方面材料进行过梳理，因而本人的整理工作或可弥补此一缺憾。为了行文的方便，本节严格按朝代顺序，分官评与私评两类加以整理。凡属于政府行为的，例如朝廷的诏、制以及四库馆臣在《清献集》提要中的评论等，都纳入官评；凡属于非政府行为的，则纳入私评。因党争等情况而较为特殊的，则单独列开。为了行文简洁，在所引的资料中一般只摘录了对赵抃的评论，其它关系不大的原文一概省略。

一、两宋

1、北宋

官评

仁宗朝

王安石《右司谏赵抃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制》：“行义之修，士人所誉。”^[1]

王安石《度支副使赵抃户部员外郎加上轻车都尉》：“行义称于世，才能见于朝。”^[2]

英宗朝

阎颢《赐赵抃父老借留奖谕诏》：“恕物以仁，约己以礼，表俗以信，镇浮以德。”^[3]

韩琦《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员外郎赵抃可尚书户部郎中依前充龙图阁直学士加上护军进开国侯食邑五百户》：“直谏可风，亮节是式。”^[4]

神宗朝

韩琦《赐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乞退不允批答》：“稟方雅之姿，蹈直清之节。”^[5]又《赐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乞退第三表不允仍断来章批答》：“清静寡欲，有古人之风。”^[6]

哲宗朝

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为‘铁面御史’。”^[7]“郭顺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晋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几于全乎？”^[8]

私评

苏洵《谢赵司谏书》：“君子之风。”^[9]

苏轼《贺赵大资致仕启》：“当世所羨，非公而谁？”^[10]“道心精微，德望宏远。”^[11]

苏辙《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诗新律切，笔迹劲丽。”^[12]

王安石《贺致政赵少保启》：“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13]

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14]“直道正行。”^[15]又《贺杭州赵资政名状》：“受材闳廓，含德粹纯。”^[16]又《贺赵大资致启》：“言为蓍蔡，行应准绳。”^[17]“大贤”，^[18]“儒者”。^[19]

文同《南阳集（赵湘，抃祖）跋》：“其言温厚有法”，^[20]“洁而不拘，丽而不淫，孤飞绝驰，盖二百年前有此耳。”^[21]

释法泉《悼赵清献公抃》：“仕也邦为瑞，归欤世作程。”^[22]

韩琦《赵资政再尹西蜀》：“坤维求尹此难才，重倚真贤出上怀。”^[23]

文同《寄成都赵资政》：“万口一词歌盛德，四年三度福遐藩。”^[24]

曾巩《送赵资政》：“保民追吕尚，分土继逢公。”^[25]“袞衣天

下咏，岂独是空侗。”^[26]又《送赵资政》：“镇抚西南众望倾，玉书天上辍持衡。”^[27]又《寄赵宫保》：“宫保”为“少保”之讹，参见第五章第四节考证。）“素节说言留简册，高情清兴入林泉。”^[28]又《和酬赵宫保致政言怀二首》其二：“爱国忧民有古风，米盐亲省尚嫌慵。”^[29]

苏轼《赵阅道高斋》：“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缘未尽余伊皋。”^[30]

苏辙《衢州赵阅道少师濯缨亭》：“他日南公数人物，丹青添入县图新。”^[31]

张先《感皇恩·安车少师访阅道大资游湖山》：“元丰际，德星聚，照江东。”^[32]又《沁园春·寄都城赵阅道》（“都城”为“成都”之讹，参见第五章第五节考证）：“心膺良臣，帷幄元勋，左右万机。”^[33]“持钧播泽，置孟天下。”^[34]

党争

沈括《梦溪笔谈》：“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尝过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颓然鼓琴不问。”^[35]

从以上资料可知，北宋对赵抃的评价不论是官评还是私评，总体上倾向于推重其德行。

文同《南阳集跋》：“温厚有法，”^[36]及苏辙《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诗新律切，笔迹劲丽。”^[37]这些评论都涉及诗风书法，为两例特殊情况。而沈括《梦溪笔谈》涉及党争，详见本章第二节第二点。

2、南宋

官评

朱熹《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赵抃、胡安国）祠记》：“孝弟慈祥，履绳蹈矩。为政有循良之绩，立朝着蹇谔之风，清节至行为世表。”^[38]

文天祥《赣州重修清献赵公祠堂记》：“以忠亮纯直为时名臣，……先哲风示邦人以绎教。”^[39]

周淙《干道临安志》：“和易长厚，气貌清逸。所至必兴学校，劝奖后进。”^[4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抃，西安人也。抃为御史，弹劾不避权幸，时号‘铁面御史。’”^[41]

私评

赵善括《赵清献帖跋》：“清献赵公林泉远致，鹤琴逸乐，不知轩冕之足贵，故诗有渊明古淡之风；霏裂奸（通“肝”）胆，霜清物心，不知仪表之自正，故笔有真卿端正之体。”^[42]

刘克庄《赵清献公帖》：“清献公世号‘铁面’，观其与小金紫公四帖，情词缜密如此，与青云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异矣。”^[43]

周必大《题赵清献帖》：“赵清献公习与性成，庶几由仁义行宜乎？”^[44]

楼 《跋林氏所藏赵清公父子诗》：“清献公父子定交寒士，萱堂（林氏）以布衣与大臣为僚友，高风凛然俱可敬而仰哉。”^[45]

杨时《跋赵清献公爱直碑》：“公之流风，万世而下闻者尤将兴起。”^[46]

朱熹《跋赵清献公遗帖》：“清忠之节，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赞叹之所可及。……不胜高山仰止之叹。”^[47]又《跋赵清献公家书》：“然其晚岁学浮屠法，自谓有得。……呜呼，圣学不传。”^[48]又《跋赵清献公家问及文富帖跋语后》：“而公于佛学盖没身焉，何耶？因览此卷为之叹息云。”^[49]

王称《东都事略》：“为吏诚心爱人，所至，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之，治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50]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阅道治民，所至有声，在成都、杭、越尤着。”^[51]

洪迈《容斋续笔》：“唯苏东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谓富韩公、司马温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张文定公也。”^[52]

党争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王安石用事，下视庙堂如无人，

因争新法，怒目同列曰：‘公辈坐不读书耳！’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皋、陶、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耶？’安石默然。”^[53]

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后集》：“荆公初参政，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公辈坐不读书耳。’公同参政，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何书可读？’荆公默然。”^[54]

洪迈《容斋随笔》：“世传孙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书于清江刘立靖之所，载赵清献为青城宰，契散乐妓以归，为邑尉追还，大恟且怒，又因与妻忿争，由此惑志。……予谓此决非毅甫所作，盖魏泰《碧云暇》之流耳。”^[55]

叶梦得《石林诗话》：“赵清献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张，鹤与白龟各一，所向与之俱。……渡淮前已放鹤，至是，复以龟投淮中。既入见，先帝问：‘闻卿前已匹马入蜀，所携独琴鹤，廉者固如是乎？’公顿首谢。”^[56]

从以上资料来看，南宋对赵抃的评价总体上沿袭了北宋，推重其德行。赵善括《赵清献帖跋》：“诗有渊明古淡之风。”^[57]又“笔有真卿端庄之体。”^[58]已涉及诗风、书法，此为特殊之例。党争之事详见本章第二节第二点。南宋对赵抃的评论值得注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朱熹一方面推崇其德行，如在《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称其“清节至行为世表”，^[59]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又批评其释家思想，如《跋赵清献公及文富帖跋语后》称其“于佛学盖没身焉”^[60]，将之排斥于道学家之外。这一点影响极大，详参本章第二节。

二、元明清

1、元代

官评

脱脱《宋史》将赵抃收入列传，称赞说：“弹劾不避权倖，声称凜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61]又引宰相韩琦评语：“真世人标表。”^[62]并在史论中评：“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犹古遗爱。”^[63]

私评

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徒。”^[64]（按：“徒”原作“父”。詹杭伦先生《方回的唐宋律诗学》据《隐居通议》校正为“徒”；张宏生先生《江湖诗派研究》则校正为“祖”。从行文语气看，以“徒”近是。）其收录唐宋律诗的《瀛奎律髓》收赵诗两首：一为《题杜子美书堂》收入七言怀古类，评语为“句句中的。”^[65]一为《杭州清风阁》，收入七言庭宇类，评语为“清献亦喜佛学，故有第六句（‘晓窗灯火佛书开’），其人可敬，不止于诗。”^[66]

元代是道学衰微时期，推重赵抃德行的评论较两宋大为减少，党争也随着宋王朝的消亡而消失。由于道学衰微，对赵抃的评论也容易从思想转向艺术。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把赵抃列为“宋初三体”中的“晚唐体”，这与两宋文同、苏辙、赵善括、刘克庄对赵诗风格那种零碎的，类似明清盛行的评点式的评论不同，是文学史上仅有的一次对赵诗的文学流派归属之定位。但是方回未作任何阐述，而笔者也不赞成他这种划分，认为赵诗已显现宋诗自身特色，属北宋中期诗风，应归属于开宋调之诗人群，而不是宋初“晚唐体”。详参第三、四、五等章。

2、明代

官评

《四川府县志辑》：“六贤祠：府治西南内，秦李冰、汉文翁、廉范、宋张咏、赵抃、崔与之，前巡抚张时彻记。”^[67]

私评

陶宗仪《书史会要》^[68]收赵抃，但对所收之人都不作评价。

明代是有关赵抃资料最少的一个时期。

3、清代

官评

四库馆臣《清献集提要》：“古所称群而不党，抃庶几焉。其诗谐婉多姿，乃不类其为人。王士禛《居易录》称其五言律中《暖

风》一首、《芳草》一首、《杜鹃》一首、《寒食》一首、《观水》一首，谓数诗掩卷，读之岂复知铁面者所为。”^[69]

张晋生《四库全书·四川通志》：“清献祠：在东南，祀太守赵抃。”^[70]

黄德溥《同治赣县志》：“赵清献祠：在旧府治宣明楼右，祀宋知军赵抃。”^[71]

私评

吴之振、吕留良《宋诗钞·清献诗钞提要》：“诗触口而成，工拙随意，而清苍郁律之气，出于肺肝。然而学多本于佛，与濂溪为僚而不知改，故亦不能卓然有所发挥也。”^[72]

厉鹗《宋诗纪事》^[73]收赵诗《暖风》、《芳草》、《杜鹃》、《寒食郊园即事》、《和何节判观水》、《题戏彩堂》、《寄张山人》七诗。

黄宗羲《宋元学案·濂溪学案》收录赵抃，并在《濂溪学案表》列其为“濂溪同调。”^[74]

纪昀在赵诗《杭州清风阁》下方回的评语旁又评：“往往以人存诗，是此书一病。后人不知而误效其诗，奈何？”^[75]“第三句‘海’字失调。”^[76]又在赵诗《题杜子美书堂》下方回的评语旁评：“句句鄙陋，何以入选？清献名臣，虚谷故引以为重耳。”^[77]

陈衍《宋诗精华录》收赵诗三首，为《次韵孔宪蓬莱阁》、《和宿峡石寺下》、《答赣县钱著作移花》。并在《次韵孔宪蓬莱阁》下评：“三四较孟公之‘气蒸云梦泽’二语，似乎过之；杜老之‘吴楚东南’一联，尚未知鹿死谁手。”^[78]《和宿峡石寺下》评：“令张继见之，前贤岂能不畏后生？”^[79]

彭绍升《居士传》^[80]收赵抃，其中“抃”字误作“忭”。

潘永因《宋稗类钞》^[81]收赵抃两则风流韵事。

从以上资料来看，在清代赵抃又受到重视，评论他的资料超过了元明两代，仅次于两宋。评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评论的多样性。有评论其思想的，如黄宗羲《宋元学案》把他作为道学家，而彭绍升《居士传》将他作为释家。也有的评论其诗歌，如陈衍评语及纪昀评语。二是诗评形式主要是明清盛行的评点方

式。因而大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评价，不能从整体上把握赵诗的艺术风格，更未进行文学流派归属的定位。

第二节 历代有关赵抃研究观点的评述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历代对赵抃的评论，就性质而言，既具有浓郁的学术性，又具有鲜明的党争性；就其学术与文学地位而言，其道学地位待定，诗学地位亦待定。

一、浓郁的学术性与强烈的党争性

1、浓郁的学术性

中国古代学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相互融合。对赵抃的评论体现出这种综合性质的学术性，这主要涉及到思想、诗歌、书法等三个方面。其中书法评论较少，私评中仅有北宋苏辙“笔迹劲丽”^[82]，南宋赵善括“笔有真卿端庄之体”，^[83]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84]之收录这三个方面，因此对其评论的内容主要涉及到思想与诗歌两个方面。

思想

从本章第一节所引资料来看，历代对赵抃思想倾向的评论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其主要思想是典型的儒家，这体现在两宋的官评和私评中；二是认为其主要思想是典型的释家，这以清代彭绍升《居士传》等私评为代表；三是认为其虽属儒家，但释家成份过多，因而算不上是道学，这主要以南宋朱熹的私评为代表。以上三种意见中，又以第三种意见即朱熹的评论影响最大。

第一种意见认为赵抃是儒家，主要以两宋的官评和私评为代表。官评主要包括三方面：一为诏制，二为碑文，三为祠庙。首先是诏制，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诏制（详见本章第一节第一小节）以儒家信条来褒奖他，如英宗朝阎顥《赐赵抃父老借留奖谕诏》：“恕物以仁，约己以礼，表俗以信，镇浮以德。”^[85]其次是碑文，《赵清献公神道碑铭》是苏轼奉哲宗之命所撰，详细

记载了其生平事迹，并在结尾评曰：“郭顺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晋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86]以儒家大贤来赞誉他。第三是祠庙，南宋建宁府、赣州府都有赵抃祠庙。朱熹《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以儒家“孝弟”来赞誉他。私评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散文，二是韵文。散文包括书、启、记等，如苏洵《谢赵司谏书》：“君子之风。”^[87]苏轼《贺赵大资致仕启》：“道心精微，德望宏远。”^[88]曾巩《贺赵大资致政启》称赵抃为“大贤”、^[89]“儒者”^[90]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该文一向被看作是唐宋八大家散文中的典范之作，详细记载了赵抃救灾的经历，并评曰：“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91]其次是散文，包括诗词，如文同《寄成都赵资政》：“万口一词歌盛德，四年三度福遐藩。”^[92]张先《感皇恩·安车少师访润道大资游湖山》：“元丰际，德星聚，照江东。”^[93]私评不论是散文还是韵文都倾向于以儒家道德来赞誉他。

第二种意见认为赵抃是释家，以清代彭绍升《居士传》等私评为代表（“抃”字误作“忭”）：“忽闻雷震，大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虚隐入，心源不动湛如水。一声霹雳顶门开，唤起从前自家的。’慧来闻而笑曰：‘赵阅道撞彩耳。’”^[94]以释家“顿悟”来描写他。吴之振《宋诗钞·清献诗钞提要》：“然而学多本于佛，与濂溪为僚而不知改，故亦不能有所发挥也。”^[95]也认为他“学多本于佛”，^[96]主要倾向是释家。

第三种意见认为赵抃虽学道，但掺杂释家，因而不算是道学家。在这方面以南宋朱熹的私评为代表。前已介绍，第一种意见认为赵抃是儒家，第二种意见认为赵抃是释家，既然如此，那么第三种意见似乎就是多余的。但是，这里之所以将之作为一点来谈，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第一，道学是儒家发展的新阶段，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又吸收释家等学说而自成体系，且又以正统自居，排斥释老，因而它已不是一般的儒学；第二，朱熹的这种评论就其影响来说，远远超越前两种意见而自成一家，所以将之作为第三种意见。朱氏一方面赞誉赵抃的儒家行为准则，如官评《建

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孝弟慈祥，履绳蹈矩。”^[97]又私评《跋赵清献公遗帖》：“清忠之节，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赞叹之所可及。”^[98]而另一方面，也是影响更大的一方面，是他又抨击赵抃的释家思想，并由此而将之排斥于道学家之外，如其《跋赵清献公家书》云：“然其晚岁学浮屠法，自谓有得。……呜呼，圣学不传。”^[99]又《跋赵清献公家问及文富帖跋语后》：“而公于佛学盖没身焉，何耶？因览此卷为之叹息云。”^[100]或者正因为如此，被四库馆臣评为：“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101]的《伊洛渊源录》只收录了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等道学家及其门人，而未收录赵抃于其中。受《伊洛渊源录》的影响，元代官评中《元史》只将赵抃收入列传，而不收入道学传。

诗歌

从本章第一节所引的资料来看，对赵抃诗歌的评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评论诗风，第二类划分流派，第三类评点作品。第一类评论诗风，私评如北宋文同《南阳集跋》：“其言厚有法，”^[102]“洁而不拘，丽而不淫，孤飞绝驰，盖二百年前有此耳。”^[103]苏辙《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诗新律切。”^[104]南宋赵善括《赵清献帖跋》：“诗有渊明古淡之风，”^[105]清代吴之振《宋诗钞·清献诗钞》：“诗触口而成，工拙随意，而清苍郁律之气，出于肺肝。”^[106]官评如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清献集提要》：“其诗谐婉多姿，乃不类其为人。”^[107]不论是私评还是官评，都注重评价赵抃诗歌的艺术风格，从对赵诗风格的理解力图概括出其诗特征。第二类划分流派，私评如元代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是本章第一节所引的资料中唯一的一次流派划分：“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徒。”^[108]将赵抃划入“宋初三体”中的“晚唐体”，但未作任何阐述。第三类评点作品，私评中元人方回在赵诗《题杜子美书堂》下评：“句句中的”^[109]。清人纪昀则在其下评：“句句鄙陋，何以入选？清献名臣，虚谷故引以为重耳。”^[110]元人方回在赵诗《杭州清风阁》下评：“清

献亦喜佛学，故有第六句（‘晓窗灯火佛书开’）。其人可敬，不止于诗。”^[111]清人纪昀则在其下评：“往往以人存诗，是此书一病。后人不知而误效其诗，奈何？”^[112]“第三句‘海’字失调。”^[113]清人陈衍在赵诗《次韵孔宪蓬莱阁》下评：“三四（‘天地涵容百川入，晨昏浮动两潮来’）较孟公之‘气蒸云梦泽’二语，似乎过之；杜老之‘吴楚东南’一联，尚未知鹿死谁手。”^[114]在赵诗《和宿峡石寺下》下评：“今张继见之，前贤岂能不畏后生？”^[115]官评中四库馆臣评：“王士禛《居易录》称其五言律中《暖风》一首、《芳草》一首、《杜鹃》一首、《寒食》一首、《观水》一首，谓数诗掩卷，读之岂复知铁面者所为。”^[116]不论是私评还是官评中的评点，都侧重于对赵抃某些具体诗歌作出评价。

2、强烈的党争性

两宋党争频繁，牵涉人物之多，经历时间之长，较汉代“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毫不逊色。据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载，宋代著名的党争有北宋仁宗朝的“庆历党争”，神宗朝的“熙丰党争”，哲宗朝的“元佑党争”、“绍述党争”，南宋宁宗朝的“庆元党争”。

赵抃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清官，官评中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云：“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为‘铁面御史’。”^[117]《宋史》本传亦云：“弹劾不避权倖，声称凜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118]四库馆臣《清献集提要》亦云：“古所称群而不党，抃庶几焉。”^[119]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党争频繁的历史背景之下，他也不幸涉入其中。

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云：“神宗即位，……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会王安石用事，议论不协。既而，司马光辞枢密副使，……熙宁三年四月复五上章，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120]

《宋史》本传云：“王安石用事，抃屡斥其不便。”^[121]现存《清献集》中有《奏札乞罢制置条例司诸路提举官熙宁三年三月》（制置条例司为王安石变法的中枢机构），从以上史料来看，赵抃在当时倾向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

党争中褒赵抃者有例二则：

南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所载一则（详见第一章第一小节第二小点）。

南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后集》所载一则（同上）。

以上二则用寓褒贬于叙事的春秋笔法，褒赵抃贬王安石，作者思想倾向于旧党。

党争中贬赵抃者亦有例二则：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载一则（详见第一章第一小节第一小点）。

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载一则（同上，第二小点）。

以上二则亦用寓褒贬于叙事的春秋笔法，贬赵抃，作者思想倾向于新党。

以上二则与下面诸多史料不符，官评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云：“治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122]《宋史》本传亦云：“其为政，善因俗施設，猛宽不同，治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123]私评苏轼《贺赵大资致仕启》云：“所临有声，最宜吴蜀之政。”^[124]此三则史料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载不相符合。官评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云：“上谓公：‘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龟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耶！’……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125]《宋史》本传云：“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未几，擢参知政事。”^[126]此二则史料与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载亦不符，褒贬刚好相反。四库馆臣《石林诗话提要》：“是编论诗，推重王安石不一而足。……盖梦得出蔡京门，而其婿章冲则章惇之孙，本为绍述余党，故于公论大明之后，尚阴抑元佑诸人。”^[127]浙江大学教授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将沈括、叶梦得都划入王安石的新党文人中。

南宋史学家洪迈独具慧眼，透过党争的迷雾，持论公允。《容斋随笔·孔氏〈野史〉》对记载所谓赵抃风流韵事的孔毅甫《野史》进行了辨伪（详见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小点），指出：“予谓此决非毅甫所作，盖魏泰《碧云騞》之流耳。”^[128]四库馆臣《临汉隐居

诗话提要》云：“泰为曾布妇弟，故尝托梅尧臣之名撰《碧云馿》以诋文彦博、范仲淹诸人。”^[129]

总之，因为两宋党争激烈，赵抃又不能置身度外，所以对赵抃的评价也就打上了党争的烙印。有的褒奖，如徐自明、朱熹；也有的诋毁，如沈括、叶梦得；还有的公允，如洪迈。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涉及党争的评价主要在两宋。随着宋王朝的灭亡，党争也消失，这种党争性评价也基本随之而消失，元明清三朝便极少有了。清代潘永因《宋稗类钞》收录了赵抃两则风流韵事，显然与《宋史》本传所载“抃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资业，不畜声伎”^[130]不相符合，有损“铁面御史”形象。而《宋稗类钞》又如四库馆臣在提要中所评“惟皆不着所出，是其一失。”^[131]因为不着出处，是否涉及党争，很难详考。如果参考洪迈《容斋随笔·孔氏〈野史〉》，则风流韵事似乎是《碧云馿》一类。

二、道学地位待定与诗学地位待定

1、道学地位待定

中国古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确立了儒、释、道并存的局面，《北史·周纪下》云：“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132]包括唐宋在内的以后各朝各代，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统治政策有所调整，但是基本上沿袭了这种三教并存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影响到文学，许多文学家，包括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三教思想的影响。赵抃也不例外，例如在他的社会时政诗中体现出儒家思想，在参禅诗中体现出佛家思想，在访道诗中体现出道家思想（参见第二章）。

由于赵抃思想涉及儒、释、道三家，因而对其主要思想倾向的评论就有三种意见（详见第一章第二节）。三种意见中以第三种意见即朱熹的评论影响最大，而这又牵涉到赵抃在道学史上的地位问题。道学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吸收了释家、道家、阴阳家等多家学说，最后形成其自身特色而又自成体系。道学有虚伪性，既吸收了释老思想，表面上却又

拼命排斥释老思想，而以儒学正统自居。朱熹抨击了赵抃的佛学思想，其被四库馆臣称为“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处此书始”^[133]的《伊洛渊源录》，只是在《濂溪先生实事行状》中提了一下周敦颐与赵抃的交往，而没有把赵抃单独列出，实际上是把赵抃排斥于道学之外。这一划分影响极大，朱熹再传弟子金履祥的《濂洛风雅》就未再收录赵抃。“其后《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134]的元代《宋史》只把赵抃列入列传，而不入道学传。明代谢铎《伊洛渊源续录》、清代张伯行《伊洛渊源续录》也都未续录赵抃。与此相反的是黄宗羲《宋元学案》却作了收录，在《濂溪学案表》中把赵抃作为“濂溪同调”^[135]列出，但《四库全书》不收《宋元学案》，表明官方不认同，所以影响不大。日本现代汉学家今关寿麿《宋元明清儒学年表》^[136]收录了赵抃，也与黄宗羲一样，主张赵抃属于道学家，但也影响不大。

以上评价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赵抃在道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反对他是道学家也好，赞成他是道学家也好，都因没有作具体阐述而难作定论，因此赵抃与道学到底是何关系，仍然悬而未决。现当代哲学大师任继愈、侯外庐等人的著作也未见对之作任何阐述，因而，这一问题实际上仍然是悬而未决。

以本人愚见，赵抃在“理”和“欲”方面的论述是不可忽视的。

“理”或“天理”是道学或理学的核心命题。冯友兰根据“天理”是由程颢提出（明道尝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37]）而主张道学是二程创立，而不是周敦颐（《中国哲学史新编下》第五十一章及第五十二章）。让我们来看看北宋文同《送赵大资再任成都府诗序》（该序作于神宗熙宁六年，即公元1073年）中所记载的赵抃对“理”和“欲”的阐述：

“同昔者尝闻之于公曰：夫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则接于物也，泥而不博；临理贵乎无欲，无欲则烛于理也，明而不暗。混诸妄虑，照以正见，则天下之治，安有所谓齟齬而难致者哉。盖公素

事于此以为身术。”^[138]

与“理”或“天理”这个核心命题相关的是“理”或“天理”与“气”的关系，“理”或“天理”与“欲”的关系等的讨论。“理”与“气”倾向于形而上，即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事关宇宙的本源的抽象性讨论，二程、朱熹在这方面作过许多探讨。“理”与“欲”倾向于形而下，即儒家所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39]，事关个人修养与治国安邦，比“理”与“气”更具体，更接近人伦。两宋道学集大成者朱熹，既热衷于“理”与“气”这种形而上的讨论，又关注“理”与“欲”这种形而下的讨论。在朱熹著作中，“存天理，灭人欲”^[140]、“革尽人欲，复尽天理”^[141]等名言成为了封建社会“修身”、“治国”的信条，而就其渊源来说，完全可以追溯到赵抃身上。

赵抃生于公元 1008 年，卒于公元 1074 年。晚于“宋初三先生”胡瑗（公元 993——1059 年）、孙复（公元 992——1057 年）、石介（公元 1005——1045 年），而又早于周敦颐（公元 1017——1073 年），其“理”与“欲”的讨论无形之中又影响到朱熹，因而他应当是道学的先驱之一。当然他还不是大家，因为现存资料中找不到他的道学专著。

2、诗学地位待定

诗学地位待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历代评论缺乏对赵诗作较全面而细致的分析，以便从内容与艺术上把握其特色；其次是对赵诗缺乏较准确的诗歌流派归属定位。由于上面两方面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此赵抃诗歌在宋代乃至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待定。

本章第二节中第一小节将历代对赵抃诗歌评论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类评论诗风，第二类划分流派，第三类评点作品。这三个方面的评论都未能有效地解决赵氏在诗学地位上如何确定的问题。

首先历代诗评缺乏对赵诗作较全面而细致的分析。以评论诗

风来说，有的评论差异颇大，以致大相径庭。如北宋文同《南阳集跋》：“洁而不拘，丽而不浮，孤飞绝驰，盖二百年前有此耳。”^[142]由此上溯二百年为唐代。南宋赵善括《赵清献帖跋》：“诗有渊明古淡之风。”^[143]文同认为赵诗有唐风，而赵善括则认为赵诗有晋宋之风，评论大相径庭，而且都是没有结合具体作品的阐述。有的评论似乎又是英雄所见略同，如北宋文同《南阳集跋》：“其言温厚有法。”^[144]苏辙《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诗新律切。”^[145]清代吴之振《宋清钞·清献诗钞提要》：“清苍郁律之气。”^[146]这三种评价又讲到了“法”与“律”，都偏向于“诗法”、“韵律”的艺术，但都未能结合具体作品进行阐述。还有的评论，如四库馆臣《清献集提要》，能结合王士禛所称誉的赵诗《暖风》、《芳草》、《杜鹃》、《寒食》、《观水》等五首说明“其诗谐婉多姿，”^[147]但还是不够细致，不够全面。《全宋诗·赵抃诗》有6卷7百余首，以上五首能否代表其风格主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历代评论赵诗，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评述与评点的方式有零散琐碎之先天缺憾，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其艺术倾向；二是褒贬色彩过于强烈，有失公允，有的评论之间针锋相对，爱则欲其生，恨则欲其死，令人无从选择；三是所选作品数量太少，难以反映作品主流风格。

从第一方面来说，评点式研究有其优长，亦有其缺憾。其优长是充分尊重创作主体，能就具体作品评点，并结合作品实际进行分析。其缺憾则是零碎散漫，易支离作品风格。例如，作家到底有多少作品，其中所评点之作，在诸多作品中处于什么位置，评点本身就很难以解决。从第二方面来说，褒贬色彩过于强烈，则有失公允。例如同样是赵诗《题杜子美书堂》一诗，方回评：“句句中的。”^[148]纪昀则评：“句句鄙陋，何以入选？清献名臣，虚谷故引为重耳。”^[149]又同样是赵诗《杭州清风阁》，方回评：“清献亦喜佛学，故有第六句（‘晓窗灯火佛书开’）。其人可敬，不止于诗。”^[150]纪昀则评：“往往以人存诗，是此诗一病。后人不知而误效其诗，奈何？”^[151]文学批评应力求客观公正，切忌掺杂个人

爱好，褒贬过分都可能失公允。从第三方面来说，所选作品数量太少，便难以反映作品主流风格。现存赵诗，《全宋诗》辑为6卷7百余首，为数并不算少。方回《瀛奎律髓》收赵诗二首：一为《题杜子美书堂》，收入七言怀古类；二为《杭州清风阁》，收入七言庭宇类。厉鹗《宋诗记事》收赵诗七首：《暖风》、《芳草》、《杜鹃》、《寒食郊园即事》、《和何节判观水》、《题戏彩堂》、《寄张山人》。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一（初宋）收赵诗三首：《次韵孔宪蓬莱阁》、《和宿峡石寺下》、《答赣县钱著作移花》。评价作品主要是围绕以上所选的12首，尤其是方回所选二首与陈衍所选三首。毕竟代表作品并不等于全部作品，也绝对不应只是极少数作品。《全宋诗·赵抃诗》有6卷7百余首，仅评价以上所选少数之作，公正地说，实在难以对赵诗作一较全面细致而又准确的评价。

从以上评论诗风、评点作品的情况来看，历代文人都未能对赵诗作出较全面细致的分析研究，也即未能对赵诗内容与艺术作出较系统而又科学的评价。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流派划分。

宋元之际的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中将赵诗划入“宋初三体”中的“晚唐体”。这是所有评价中唯一进行流派划分者，理应较为可贵，但是，这种划法是否准确，也是很值得商榷的。首先，每一流派都应具有其特定的流行时期。宋初“晚唐体”现在一般鉴定其流行时期是宋初六十年（960-1021年），而赵抃生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于神宗元丰七年（1074年），其主要活动时期是北宋中期（1022-1062年），与欧阳修（1007-1072年）、苏舜钦（1008-1048年）、梅尧臣（1002-1060年）同处一个时期。“晚唐体”代表作家如林逋（967-1028年）、魏野（960-1019年）等生卒时代明显早于赵抃一个时期。因此把赵抃划入“晚唐体”，首先在时间上值得商榷。其次，更重要的是，赵诗风格明显与“晚唐体”不相符合，反而更倾向于欧、苏、梅等人。“晚唐体”代表作家如林逋、魏野等人，其诗作多写自然景物，细致工巧，风格幽静。师法对象是贾岛、姚合。赵抃诗题材广泛多样，不以

自然景物为主。虽有自然景物描写，但更有社会时事、纪行、纪游等方面内容。风格趋于散文化，师法对象是韩愈。这些都是划分其流派归属之非常重要的标志，因为同一个流派的作家，其诗风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如果大相径庭，把他们强行放到一起，便难免牵强附会，不符合文学之实际了。

在流派划分上，不仅是方回忽视了赵抃，就是现代的学者，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许总先生《宋诗史》第二章第一节《晚唐体概况》沿用了方回的划分，对赵诗风格未作任何辨析，但却又提及赵抃是晚唐体诗人。程杰先生《宋诗学导论》第三编《宋代诗人短论》中《王安石等北宋中期诗人论》，把赵抃作为一个中小作家列出，并将之作为北宋中期诗人，这较方回显然是一大进步，因为这起码从时间上已把赵抃与晚唐体诗人区别开来。但是论述其风格时，则只谈到“大多语言质朴，较少刻意雕琢涂饰之弊。部分作品风格婉丽，是晏殊、‘二宋’诗风之延续。”^[152]这些论述显然还没有抓住赵诗的主流风格。此外，能查找到的近十年的论文中，也仅两篇与赵抃相关，一篇是有关其生平事迹的某些考证；一篇是对其某些诗的分析，因而都没有从更宏观的视角上去抓住其主流风格，进行认真分析。

从以上资料可知，确定赵抃诗学地位的两个重要方面即诗歌特色及流派归属的酌定，尚未得到很好地解决。笔者以为，要解决此一问题，首先要全面细致地分析其作品并找到其特色，其次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学流派归属的酌定。本文的研究重点，拟落在历代以至于今天的文论家们尚未完全解决的这两大问题上，而对于其道家地位的讨论则只限于涉及文学地位时，才适当予以讨论。欲完成此一课题之研究，凭自己的浅薄才学，恐怕也只能算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的尝试与探讨，但笔者一定会竭尽全力，争取做得更好些。

第三章 赵抃诗歌艺术研究

第二章已经探讨了赵抃诗歌的内容（重点是题材与主题）特点，本章试探讨赵抃诗歌的艺术特点。参考张福勋先生《阴山学刊·谈谈宋人的“以文为诗”》等多方面研究成果后，笔者认为，赵诗艺术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以文为诗”；二、语言质朴。而这两个特点，又正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开宋调诗人群的最根本特点，因为“以文为诗”使之与包括“晚唐体”在内的唐风笼罩的“宋初三体”泾渭分明；语言质朴又使之与虽“以文为诗”但又喜用事的“苏黄”诗风区别开来。这两个特点对确定赵抃诗风归属于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开宋调诗人群，有着决定性意义。

第一节 “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之说发轫于北宋黄庭坚，他说：“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219]清代赵翼也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阙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220]宋诗继承并发展了唐代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从而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于欧、苏等努力下建立起具宋代特色的诗歌风貌。就赵抃诗歌而言，其诗亦具“以文为诗”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诗题长似散文；2、诗歌篇幅长似散文；3、运用叙事写实手法；4、虚词入句；5、改变诗句常规节奏。具体如下：

1、诗题长似散文

赵诗有些诗题采用散文形式，把作诗的原因或内容等都表述出来，使人一目了然。例如：

卷二《先輿祠岳续以权市征弗克往呈通判沈侯》

该诗题可以断句为：先輿祠岳，续以权市征，弗克往，呈通判沈侯。好象一篇小序，把作诗的背景都交代清楚了。

卷四《张公咏二月二日始游江以集观者韩公绛因创乐俗亭为驻车登舟之所》

该诗题可以断句为：张公咏二月二日始游江，以集观者。韩公绛因创乐俗亭，为驻车登舟之所。既象一篇小序，又象一段小品文。

这类诗题似散文，更加确切地说是象散文中的小序。似散文的诗题还有很多，如：

卷二《和戴天使重阳前一夕宿长沙驿二首》

卷二《和荣諲学士按部过长潼关所寄诗》

卷二《突故梁子正得意堂有感示诸梁英少》

卷三《次韵程给事同孙觉学士杨宪景略天衣谒禹庙夜归》

卷三《次韵金判俞尚都官寄兄君然中允致政》

卷三《得守虔州过乡邦赠别蒙州太守高赋同年》

卷四《次韵程给事同孙觉学士杨宪景略游天衣寺》

卷四《十八男 自温倅迎于雁荡温守石牧之以诗见寄次韵》

卷四《游雁荡将抵温州寄太守石牧之》

卷五《何推官见招游岳麓以郡中事冗弗克偕行口占二绝以谢》
诗题似散文小序是赵诗“以文为诗”的一个体现。

2、诗歌篇幅长似散文

赵诗中有许多诗，篇幅长而如同散文。例如：卷一《和范御史见赠》七言三十二联，共六十四句四百四十八字。这一类诗篇幅长，因而记事详细，宛如一篇散文。以卷一为例，突出的例子还有：

《题邛州文同判官五箴堂》五言二十八句一百四十字，

《次韵樊祖安秀才连理木》五言三十六句一百八十字，

《张景通先生书堂》五言二十八句一百四十字，

《郁孤台》五言三十六句一百八十字，

《题周敦颐濂溪书堂》五言二十六句一百三十字，

《次韵江钺都官凉轩》五言二十八句一百四十字，
《留题剑门东园》五言二十四句一百二十字，
《赠阳安徐迈表兄屯田》五言二十四句一百二十字，
《双竹》五言二十八句一百四十字，
《次韵孙直言九日登龙门山》七言二十八句一百九十六字，
《送周颖之京师》七言二十四句一百六十八字，
《顺风呈前人》七言二十四句一百六十八字，
《答阆州通判吴师孟职方》七言二十句一百四十字。

诗歌的表达方式主要是描写、抒情、说理、叙事等几种。由于赵诗中多长篇古风，篇幅长，叙事、说理成分增多，有利于采用散文的表达方式，因而更多地体现出“以文为诗”的特色。

3、运用叙事纪实手法

正因为赵诗具有上述篇幅较长的特点，因而其诗在多种表达手法中，倾向于较多地采用叙事纪实手法，而所叙之事又往往能找到相关史料加以佐证。这样，就把诗也写得象叙事散文一样讲究合乎实际，不具有诗所特有的艺术夸张和虚构。这正是其“以文为诗”特点的表现之一。例如：

卷一

《和范御史见赠》（节录）

翰林巨公不识面，误以愚者名上陈。
至和改元秋九月，诏书晓落长淮滨。
孤贫自省预台选，无意顾藉家与身。
直期贤用不肖斥，忠邪路判如越秦。
频章累疏辨得失，上前往往婴龙鳞。

.....

九重上报不惜死，岂复谗口防猜猜。
避嫌岁满体当去，东南亟请辞天闱。
俞音分得郡印绶，毗陵地与桐庐邻。^[221]

节录部分记叙了赵抃从地方官被选为御史到外放为地方官的经历，这段史实与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等史料所记载的内

容如出一辙，具有相同的记录功能。碑铭云：“转运使徙公治濠（今安徽凤阳），……曾公亮为翰林学士，未识公，而以台官荐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为‘铁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谓小人虽小过，当力排而绝之，后乃无患君子。……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参知政事刘沆监护其役，及沆为相而领事如故，公论其当罢，以全国体。……已而求郡，得睦（今浙江建德）。”^[222]诗中“翰林巨公不识面，误以愚者名上陈。至和改元秋九月，诏书晓落长淮滨”^[223]，与碑铭中“曾公亮为翰林学士，未识公，而以台官荐召为殿中侍御史”^[224]，诗与史间可以互证。碑铭记载赵抃任殿中侍御史之前“转运使徙公治濠（今安徽凤阳）”，^[225]濠州即在长淮之滨。《清献集》中有《奏疏论邪正君子小人至和元年九月》，奏疏下的自注“至和元年九月”^[226]与诗中“至和改元秋九月”^[227]相符。诗中“九重上报不惜死，岂复谗口防猜猜。避嫌岁满体当去，东南亟请辞天闱。俞音分得郡印绶，毗陵地与桐庐邻”^[228]，与碑铭所记载的因为弹劾刘沆而由御史出知睦州府这一史实互相印证。《宋史·刘沆传》也记载了刘沆因遭御史弹劾，“遂举行御史迁次之格，满二岁者与知州。御史范师道、赵抃岁满求补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张升等言沆挟私出御史”^[229]。如果说杜甫记录了包括“安史之乱”在内的唐代广阔社会历史内容，而被称为“诗史”的话，赵抃此诗则是他任殿中侍御史之时的“诗史”。

又例如：

卷一

《将至太和寄蔡仲偃太博》（节录）
 我忆去年仲冬月，夜醉离尊晓船发。
 咚咚画鼓上穷江，章贡川源接南粤。
 虔州之民十万家，下车公议陈本、阎本、赵本作事乱和麻。
 去除烦苛养疲瘵，今严陈本、阎本、杨本、赵本作未几讼简俗亦嘉。

……

迩来被旨迁神京，乘秋系棹烟波行。^[230]

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云：“公与唐介、吕诲、范师道同言升之（陈旭）交结宦官，……升之罢，公与言者亦罢。公得虔州，……既至，遇吏民简易严而不苛。……朝廷闻公治有余力，召知御史杂事。”^[231]诗与碑铭互相应证，都记载了赵抃由御史出知虔州又召为御史的经历。《清献集》中有《知虔州到任谢上表》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自注时间为“十一月”^[232]，与诗中“仲冬”相吻合。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仁宗嘉佑七年（秋七月）甲子，右司谏、知虔州赵抃为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233]与诗句“迩来被旨迁神京”^[234]之记事相吻合。

赵诗叙事纪实的特点，不仅体现在详细地记录了自身仕途的有关经历上，而且体现在对别人事迹的记载上。例如：

卷一

《次韵孙直言九日登龙门山》（节录）

皇佑二年秋九月，九日龙门遇佳节。

新都大夫孙隐之，报政优游共民悦。

升山高会宾主俱，满头黄菊泛茱萸。^[235]

诗句详细记录了孙直言登龙门山的时间、人物等方面情况，宛如一篇散文小品。

叙事纪实是赵诗“以文为诗”的又一体现，由于这一类诗歌多长篇古风，篇幅较长，因而能充分发挥叙事纪实性特点，俨如纪事散文。

4、虚词入句

赵诗以散文中常见的文言虚词入句，用得较多的虚词有：“亦”、“嗟”、“哉”、“矣”等，其中尤以叹词居多。例如：

卷一《题邛州文同判官五箴堂》：“立言作诸箴，励世亦自规。”^[236]又“希韩亦韩徒，中道无已而。”^[237]《次韵樊祖安秀才连理木》：“异哉先冢上，有木名百僚。”^[238]又“奚哉私门中，福寿不可邀。”^[239]《次韵江钺都官凉轩》：“恬然宠辱惊，足矣庭闱养。”^[240]《次韵孙直言九日登龙门山》：“嗟我江原亦民长，周遭百里平如掌。”^[241]《题衢州唐台山》：“伟哉造物谁其尸，一山中起高峨巍。”^[242]

卷二《岁暮感怀》：“事嗟流水远，年愧入春添。”^[243]《和韵前人初出锁头》：“贤朋诗酒乐，行矣自相依。”^[244]《留题修觉山》：“卖石镌豪句，高哉老杜名。”^[245]《寄衢僧惟简》：“七十休官近，归欤我得朋。”^[246]

卷三《次韵何若谷别后见寄》：“代远公去矣，伫立我依然。”^[247]《引年自喜》：“远矣日边地，归欤春暮天。”^[248]《春日雪雷并作》：“欲开桃李嗟寒勒，尚蛰龙蛇恨力微。”^[249]《和前人重九日寄》：“归欤一曲桐江好，西北通宵欲梦魂。”^[250]

卷四《次韵岁暮有感》：“岁月如流不用嗟，盛衰前定岂曾差。”^[251]

卷六《青州闻雷》：“中下之人不得闻，妙用神通而已矣。”^[252]

虚词在赵诗中运用得较多，并且不分体式，不但长篇古风中用，而且绝句中也用。前者如卷一《题邛州文同判官五箴堂》等，后者如卷五《退居十咏·其三放鱼》等。文言虚词的运用，使诗句句法灵活有似散文，语气变化也有似散文，这是赵诗“以文为诗”的一个重要体现，让人想起了韩愈《嗟哉董生行》等一些“以文为诗”的作品。

5、改变诗句常规节奏

“以文为诗”要把散文中的叙述、议论方法借鉴入诗，而要叙述、议论就可能会改变句式，打破诗句的常规节奏。以七言为例，常规节奏是二、二、三的节奏，而赵诗有的句子变为了一、三、三的节奏。

例如：

《和范御史见赠》（节录）

或言同途行异径，或始卓犖终因循。

或临利害失趋向，或走势利遗贱贫。

或面盱眙背忌刻，或口仁义心顽嚚。

或名公卿节屠棣，或实盗路文孟荀。^[253]

很显然，此诗每句的节奏是一、三、三式，而不是常规的二、二、三式。

“以文为诗”是赵抃诗歌的首要艺术特征。这说明他较大程度上受到韩愈“以文为诗”艺术倾向的影响（参见第四章第二节4、所宗之主）。唐风转变成宋调，“以文为诗”是一个重要的遗传基因。唐诗以抒情见长，宋诗以好议论而著称，但唐代韩愈的“以文为诗”恰好是宋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先导。正是在这一点上，赵抃与开宋调的主流诗人欧、苏、梅等人一样，都继承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而拂衣同调。赵抃生于公元1008年，卒于公元1084年，生活在北宋中期（参见第四章第二节1、生卒年代），正处在宋诗特色形成之前期，因而他恰好进入宋调奠基人之列。本节“以文为诗”所分析的五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即张戒所谓的“以议论作诗”^[254]，从而改变了唐诗重抒情的特质，也即由唐诗主情而转变到宋诗主理。从赵抃诗歌“以文为诗”这一艺术特征来看，宋诗自身特色在其诗中已基本显露出来了。赵翼“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阙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255]，此话不假，正好抓住了诗歌由唐而宋转变的源与流。而赵抃正是从源到流的一个过渡人物，因为他（1008-1084）比苏轼（1037-1101）要大，而且其诗歌也正处于源与流之间的过渡。

第二节 语言质朴

赵抃诗歌语体风格倾向于质朴。南宋赵善括评其诗有“渊明古淡之风”。^[256]“古淡”二字较能概括出其古朴无华而又富有情感（对赵诗而言，具体来说更多的是儒家入世之情。）的语体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所论的“为情而造文”及“为文而造情”说明情志本身是辞采即文学语言所不可或缺的依附对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里“情”是根本，则“文”只是“情”的表现形式。正因为这样，赵抃不愿意让表现形式淹没了自己情感这个根本，所以他才选择了“古淡”这一语体风格，以便更好地为其浓郁的入世之情服务，这也正是他与陶渊明所不同的地方。赵

诗的语体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较少用事

赵抃诗歌不论是写景题材，还是人际交往题材，都较少堆砌典故，因而通俗易懂，既不同于爱用事的“西昆体”及“苏黄”诗风，又有别于几乎不用事的“晚唐体”。“西昆体”宗李商隐，不求深隐，常因过于用典难免语意含混晦涩。“苏黄”诗风虽“以文为诗”，但在语言上也喜用事，有别于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开宋调诗人群那种平易的语体风格。“晚唐体”虽极少用典故，但对景物过于刻画的，杨慎尝评其“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257]同为少用事，但“晚唐体”写景“深刻思之”，不过是为写景而写景的“深刻思之”，其实也很少带感情色彩。而赵抃写景诗之“古淡”，确切地说是古朴无华但颇富情感，在这一点上，他又与欧阳修写景诗极为相似。下面再试列三首加以分析鉴别：

访杨云卿淮上别墅

惠崇

地近得频到，相携向野亭。
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
望久人收钓，吟余鹤振翎。
不愁归路晚，明月上前汀。^[258]

向晚

赵抃

向晚立汀沙，人闲目更赊。
林踈僧屋露，风转客帆斜。
幽白孤飞鸟，横红数抹霞。
渔翁偶相问，怜我宦天涯。^[259]

戏答元珍

欧阳修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260]

以上三首诗歌在语言上都不用或较少用典故，用语较为质朴，但还是有较大区别。惠崇《访杨云卿淮上别墅》写景刻画细致，但没有流露出较明确的感情趋向，语言的情感性不强。文学作品是一种语言艺术，须在语言上具有动人力量，方称佳作，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人，而人是有着丰富情感的。相反，赵抃《向晚》之尾联“渔翁偶相问，怜我宦天涯”^[261]，与欧阳修《戏答元珍》之尾联“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262]则是二人遭贬谪后的真情流露。在这一点上，赵抃诗歌语言风格更倾向于欧阳修诗歌那种富于情感的语体风格，而非“晚唐体”诗歌那不食人间烟火的淡漠的语体风格。

此外赵抃诗句如“乃知为郡乐，况复今唐虞”^[263]、“何当结良朋，讲习取诸竞”^[264]、“拟待传辞意，离人在楚乡”^[265]等，在写景之余，都带有丰富的情感。赵抃写景诗不同于“晚唐体”那种为写景而写景的笔法，而能在朴素无华的语言中带有一种平易而真挚的情感。人际交往诗就更不用说了，赵抃儒家入世之情每每于质朴无饰的语言中流露出来，显得那样真实浓郁，这是赵抃诗与“晚唐体”的根本分野之处，也是其与欧阳修诗的相似之处。

2、较少丽词

赵抃诗歌不论是写景诗还是人际交往诗，都极少采用华丽宝贵的词藻，但却又饱含情感。兹以其中一首人际交往诗为例：

卷一

《和范御史见赠》（节录）

翰林巨公不识面，误以愚者名上陈。
至和改元秋九月，诏水晓落长淮滨。
孤贫自省预台选，无意顾藉家与身。
直期贤用不肖斥，忠邪路判如越秦。
频章累疏辨得失，上前往往婴龙鳞。

.....

九重上报不惜死，岂复谗口防猜猜。
避嫌岁满本当去，东南亟请辞天闱。
俞音分得郡印绶，毗陵地与桐庐邻。^[266]

关于此诗写作背景，本章第一节已有介绍。赵抃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为‘铁面御史’。”^[267]他曾因弹劾宰相刘沆而遭贬谪。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修饰，在平易的语言中饱含着儒家积极入世之情。这是“晚唐体”所缺乏的，却是欧阳修诗所具有的，例如：

《食糟民》（节录）

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
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
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
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
我饮酒，尔食糟，尔承不我责，我责何由逃！^[268]

欧阳修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信条要求于己，平易的语言中饱含忧民之情。相比之下，欧阳修诗在语言上更直率，而赵抃诗在情感上则稍克制，但这种差异并不排斥两者在情感的相似性，这是赵诗与“晚唐体”的重要分野。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西昆体的过于讲究藻饰持批判态度。“也因为这样，所以欧阳修在嘉裕二年（1057）知贡举时，就通过科举考试来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排斥继西昆派气焰被打击后而起来的‘险怪奇涩之文’，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欧阳修传》）。”^[269]可以说，赵抃之诗平易质朴，正说明他在文学流派上与欧阳修是大体相同与一致的。

此外如卷三《送同年何推官》：“赠言惊去矣，携手觉凄然。”^[270]卷三《谢赐飞白御书宴群玉殿》：“补阙难言袞，倾心窃比葵。”^[271]卷三《寄谢云安知军王端屯田》：“匪用诗为好，离怀可奈何。”^[272]卷三《次韵何若谷别后见寄》：“久契诚弥固，离忧不暂蠲。”^[273]都说明赵抃人际交往诗与写景一样语言平易，极少用华丽词藻，但饱含一种儒生所特有的情感。

本章重点研究了赵抃诗歌的艺术特色。可以说，赵诗儒家思想倾向较多受韩愈影响（参见第四章第二节 4、所宗之主），艺术上其实也同样受韩愈“以文为诗”特点的影响。赵诗在语言上以质朴平易为主，不同于韩愈的奇险，也不同于“苏黄”的喜用事，这一点又与欧阳修诗较为相似。因而从总体艺术风格上来看，赵抃诗歌已从宋初“晚唐体”中区别开来，更倾向于欧阳修等人的诗风。第二章与本章从思想上与艺术上较全面地研究了赵抃诗歌，这为第四章赵抃诗歌流派归属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赵抃诗歌内容研究

据《全宋诗·赵抃诗》之前言，赵诗以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献集》（十卷，其中诗五卷）为底本，校以宋景定元年陈仁玉刻元明递修十六卷本（其中诗七卷，简称陈本，藏北京图书馆）、明成化七年阎锋刊本（简称阎本，藏上海图书馆）、明嘉靖四十一年杨准序汪旦刊本（简称杨本，藏华东师大图书馆）、一九二二年赵氏仿宋重刊本（简称赵本）等。新辑集外诗，编为第六卷。经校勘而成的六卷赵抃诗中仍有少量讹误，详参本文第五章第一节之考证。

六卷赵诗共 717 首外加两句。参考朱刚先生《文学遗产·从类编诗集看宋诗题材》等资料，按题材大致可分为景物诗（约 180 首）与人际交往诗（约 403 首）两大类，每类题材又有各自的主题。本章拟从这种简单归类的方法入手，于量化材料的基础上，渐次触及赵诗内容的本质属性。

第一节 写景题材及其四大主题

赵诗写景题材约 180 首，约占全部 700 多首诗的 24.91%，也即约四分之一。所占比例较大，不可忽视。该题材又大致可分为自然景物（44 首）、自然生物（18 首）、人文景观（90 首）、纪游（28 首）等四个小类。写景题材大致反映了四大主题，即关怀农业之情、人伦物理之情、释家出世之情、摹象状物之情等。下面，我们首先将这一题材的主要作品列举于后，以便对之有一个量的了解；然后再结合代表作对其主题的主要方面作一具体分析说明，以便对之有一个质的认识。

一、写景题材（180 首）

1、自然景物（44 首）

山岳（13首）

卷一：《郁孤台》、《题衢州唐台山》；

卷二：《留题修觉山》、《题御爱山》；

卷五：《登云黄山》、《双阙山》、《琼台》、《观音岩》、《鼎湖峰》、
《望南山》、《登真岩》、《九峰岩》；

卷六：《题石龙山》。

风雪（1首）

卷二：《暖风》

江湖（5首）

卷二：《惊涛》、《江上遇雪》；

卷三：《麓山十咏其一·真身湖》；

卷五：《宿房公湖偶成》；

卷六：《川湖》。

雷雨（8首）

卷二：《纪雨》、《闵雨》；

卷三：《喜雨》、《春日雪雷并作》；

卷四：《夏末喜雨》；

卷五：《闻雷可喜》、《客舟夜雨》；

卷六：《青州闻雷》。

井泉（5首）

卷三：《横溪洞飞泉》、《麓山十咏其八·白鹤泉》；

卷五：《锡杖泉》、《廉泉二首》。

奇石（2首）

卷三：《麓山十咏其十·拜岳石》

卷五：《题婺州永康县延真观松石》

溪潭（3首）

卷五：《题三井瀑布》、《龙潭》、《放螺溪》

海洋（1首）

卷五：《观海》

山洞（6首）

卷三：《麓山十咏其六·抱黄洞》、《题三泉县龙洞》
卷五：《仙水洞》、《隐真洞》、《忘归洞》、《天台蛇洞》

2、自然生物（18首）

竹木（8首）

卷一：《双竹》；

卷三：《庭楠》、《成大卿宅矮槐》、《麓山十咏其二·升中古栢》；

卷四：《题府庭海棱》、《题杭州普应院偃松》；

卷五：《题五丈原二寄木》、《退居十咏·双松》。

花草（5首）

卷三：《芳草》；

卷四：《铃兵李左藏厅赏梅》、《铃兵王合使素芳亭赏梅花》、
《上天竺寺石岩花》；

卷五：《张宪重阳中得大黄上芝草一本作金龟以负之为赋》。

禽鸟（1首）

卷二：《杜鹃》

兽（1首）

卷二：《有虎》

鱼（2首）

卷二：《罾鱼》

卷五：《退居十咏·放鱼》

果实（1首）

卷三：《提刑邢梦臣度支连理荔枝》

3、人文景观（90首）

堂宇（15首）

卷一：《题邛州文同判官五箴堂》、《张景通先生书堂》、《题周
敦颐濂溪书堂》；

卷二：《宿故梁子正得意堂有感示诸梁英少》；

卷三：《麓山十咏其四·四绝堂》、《麓山十咏其九·法华堂》；

卷四：《题江原张著作善颂堂》、《游元积之龙图江湖堂》；

卷五：《题中隐堂二首》、《清思堂偶成》、《杭州八咏其一·有

美堂》《杭州八咏其二·清和堂》、《杭州八咏其三·清暑堂》、《杭州八咏其四·虚白堂》。

亭榭（10首）

卷一：《过胡元宝林亭》；

卷三：《成都转运翠锦亭》、《题张唐英秘校桂香亭》；

卷四：《题濯缨亭》；

卷五：《眉山麻衣至德观真仙亭》、《题婺州郡圃双溪亭》、《退居十咏其七·归与亭》、《退居十咏其八·濯缨亭》、《杭州八咏其五·巽亭》、《杭州八咏其十·介亭》。

古迹（11首）

卷一：《题三辅院》、《留题剑门东园》；

卷二：《江上白乐天祠》、《彭泽狄梁公祠》、《题张果老洞》、《抵永嘉题谢公岩》、《西湖吴中允坟生芒草》；

卷三：《麓山十咏其三·书院》、《题鱼关》、《题杜子美书室》、《过子陵故祠》。

斋馆（6首）

卷二：《曲馆》；

卷四：《题叶阪梁氏南斋》；

卷五：《题郡园亭馆》、《退居十咏其一·高斋》；

卷六：《题高斋》、《又题祠馆》。

寺观（14首）

卷二：《题九仙寺》、《题灵山寺》、《题杭州双竹寺》；

卷三《觉林寺》、《麓山十咏其五·洞真观》、《麓山十咏其七·岳麓寺》；

卷四：《又白云庵偶题》、《题真岩寺》；

卷五：《题灵峰寺》、《缙云玉虚宫》、《步虚宫》、《内照庵》；

卷六：《题东报恩寺》、《题瑞岩圣寿寺》。

舟桥（2首）

卷三：《急帆》；

卷六：《石桥》。

楼阁（20首）

卷三：《成都西楼》、《题天彭鲍郎中南楼》、《题运判霍交瞻岷阁》；

卷四：《清风阁即事》、《题孤山寺湖上阁》、《自温将还翟郡题谢公楼》、《题毛维瞻懒归阁》；

卷五：《题清风阁》、《龙昌寺西轩》、《杭州八咏其六·望海楼》、《杭州八咏其七·望湖楼》、《书圆通院水阁》、《题八咏楼》、《登越州新昌石佛阁》、《题僧正仲灏定阁》、《自温江宿僧净偲秀野轩》、《退居十咏其二·水月阁》、《退居十咏其五·竹轩》、《退居十咏其六·柳轩》；

卷六：《题甘棠楼》。

坟塔（2首）

卷四：《观宝林院塔偶成》；

卷五：《登安乐山塔》。

陵庙（4首）

卷五：《题马伏波庙二首》、《题陶朱公妙二首》。

居室（5首）

卷五《题隐者邵醇郊居》、《题张俞壁》、《书道上虞安仁房壁》、《书道士张昌应庵壁》、《惠陈本作旧远上人壁》。

11 田圃（1首）

卷五：《退居十咏其二·负郭田》

4、纪游（28首）

游赏（20首）

卷一：《游南山宿盘龙寺》、《游金华洞》；

卷二：《溪山晚目》、《游金华洞》、《早离温江夜泊白沙步》；

卷三：《蜀倅杨瑜邀游罨画池》、《游青城山》、《同万州相里殿丞游溪西山寺》、《谒青城山》、《同周敦颐国博游马祖山》、《张公咏_{原缺，据陈本补}二月二日始游江以集观者韩公绛因创乐俗亭为驻车登舟之所》、《游青城山》；

卷四：《陪前人游西湖兼简坐客》、《同毛维瞻度支游烟霞洞》；

卷五：《招刘绛主簿施山》、《同信守赵诚司封会灵山亭》、《与男游天台石桥览先祖诗因成》、《过台州登巾子晚游东湖》、《泛舟离台港》、《出雁荡回望常云峰》。

登览（8首）

卷二：《登章贡台》；

卷三：《登望阙台》、《守虔过家登高斋即事》；

卷四：《再登亭偶成》；

卷五：《登开化寺白贲亭》、《登飞泉寺会峰亭》、《己未岁十月七日登唐台山偶成》、《登云黄山》。

从以上对赵抃诗歌写景题材的数字统计来看，180首诗中有90首为人文景观，纪游（28首）也多人文社会关怀之情，因此可说明赵抃始终是关心国事，以入世之态度为主的；即使在咏自然景物与自然生物时，也颇多关爱人生与社会之情。

二、四大主题

赵诗写景题材反映了四大主题：1、关怀农业之情；2、人伦物理之情；3、释家出世之情；4、摹象状物之情。

1、关怀农业之情

赵诗关怀农业之情在自然景物之雷雨类诗歌中表现尤为突出，这类题材的诗歌，有的又可称为农事诗。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农耕社会历史的一段，雷雨是关系农业命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自然因素，因此赵抃对之十分关心，下面试列出两首加以分析：

卷二

闵雨

闵雨诏复下，伤农今四春。
潭龙从号懒，庙鬼詎能神。
苗槁尘生久，云空电转频。
天公诚可问，谁与主陶钧。^[153]

卷四

夏末喜雨

灵湫祈祷酌樽壘，稽首精神敢惰哉。
民意欲从千里雨，天威为动一声雷。
预期多稼如云去，且免飞蝗入境来。
酷暑骤祛还自喜，清风朝夕上楼台。^[154]

赵抃是北宋的一位清官，在中央朝廷任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为‘铁面御史’”。^[155]又在青州、成都、杭州等地担任过多年地方官。曾巩有《越州赵公救灾记》传世，详细记载了赵抃救灾的经历，充分说明了他对农民疾苦的关心。从雷雨类题材的诗中可以较充分地体察到他对农业及农民命运的关怀之情。其中《夏末喜雨》颈联对句“且免飞蝗入境来”，^[155]能与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所记载的“未几，徙青州。……山东旱蝗，青独多麦，蝗自淄齐来及境，遇风退飞，堕水而尽。”^[156]相互印证，不仅说明当时蝗灾的实际情况，也说明赵抃关爱农民的一片真情实怀。

此外，如赵诗中“岁始三日雨，恩随万井春”、^[157]“尧仁际天地，调燮有臣邻”、^[158]“色动田园喜，声无里巷歎。终图实仓廩，已足贱珠玑”^[159]等句子，都充分体现出赵抃关怀农业与农民疾苦之情。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主题是“晚唐体”诗歌中所罕见的，“晚唐体”诗人大多为僧侣及在野人士，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他们大多漠不关心。相反，欧阳修等人作品却多类似主题，如《食糟民》等名作即是。只不过，赵诗情感较克制平易，而欧诗情感则较直率强烈。但都还是同一类主题，只是风格不同而已。

2、人伦物理之情

赵诗人伦物理之情在写景题材中也有反映。这类诗歌，有的又可划入理性诗。下面试列二首作一分析：

卷一

双竹

余家有故园，园中可图录。
天然一派根，一根生两竹。

一长复一短，比之如手足。
长者似乃兄，短者弟相逐。
我见人弟兄，少有相和睦。
竹分长幼情，人岂无尊宿。
将竹比人心，人殆类禽畜。
常记五六岁，不见还呼哭。
及至长大时，妻孥相亲族。
咫尺不相见，相踈何太速。
不顾父母生，同胞又同腹。
旦夕慕歌欢，几能思骨肉。
枉具陈本、阎本、赵本作安人须眉，而食天五谷。
静思若斯人，争及园中竹。^[160]

卷五

题陶朱公庙二首

为国谋深身自谋，飘然归泛五湖舟。
虽云文种知几晚，未必忠魂为蠹羞。

不道夫差势独夫，因持越计败全吴。
陶朱智则诚为智，欲把忠臣比得无。^[161]

以上两首充分体现了赵抃的人伦物理之情，具体来说是忠臣孝子之情。关于孝子之情，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对赵氏有评曰：“公少孤且贫。”^[162]《清献集·奏状乞将合转官资回赠兄》云：“臣为有故兄振，于臣教育之恩素厚。”^[163]赵抃幼年丧父，由兄赵振抚养，兄弟情深，合乎《论语·学而》所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164]在赵抃身上则“孝弟”成为一体。《双竹》中的“一根生两竹”，^[165]可以说是赵振、赵抃兄弟俩情感的写照，该诗咏物与拟人融为一炉，艺术感染力较强。关于忠臣之情，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对赵氏亦有评曰：“其言常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165]《清献集·奏疏论邪正君子小人至和元年九月二日》道出了一位封建忠臣的良苦用心。赵抃以《论语·颜渊》中“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167]中的“臣臣”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题陶朱公庙二首》充分反映出他遵守这种行为之准则，他批评了范蠡，赞扬了文仲，达到了别出心裁的艺术效果。

对于这种忠臣孝子之情的表达，赵诗中尚有：“游箴警惰废，事业终光辉。言箴慎嚅嗫，张口触祸机。行箴死所守，于义无乖违。”^[168]言简意赅地阐述了韩愈作为忠臣为人处世的一些信条。“琴樽日左右，一堂不为泰。经史日枕藉，一室不为隘。有芻足以羹，有鱼足以鲙，饮啜其乐真，静正于俗迈。”^[169]形象地刻画了周敦颐作正直书生的日常生活情趣。“我爱白司马，有言来谒祠。才名千古照，忠义一生奇。谏切宁思禄，谗行却罪诗。”^[170]抒发了对白居易的仰慕之情。人伦物理之情在写景题材之人文景观题材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这一情感较多地倾向于儒家入世之情。而“晚唐体”诗人的写景题材中则多反映山林隐逸之情，如惠崇“望久人收钓，吟余鹤振翎。不愁归路晚，明月上前汀。”^[171]写的多是隐士生活。因此借景抒写入世之情是赵抃诗歌主题的一大特色，这也是其诗风与“晚唐体”诗风有着明显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

3、释家出世之情

赵诗释家出世之情在人文景观之寺观诗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这类题材，有的又可把它列入释老类。下面列出两首诗试作分析：

卷二

题九仙寺

坠果春三径，蒸云晚一轩。
廊腰回战蚁，山腹合啼猿。
泉淡禽窥影，苔深屐印痕。
自惭名利者，聊免世纷喧。^[172]

卷六

题瑞岩圣寿寺

宝界香园接翠微，此为空寂远尘机。

寒冰扣晓人无垢，古剑藏秋谷有辉。
水石潺湲迷客径，松云洒落护禅扉。
我来笑被名缰锁，斜日匆匆策马归。^[173]

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云：“平生不畜声伎，晚岁习为举气安心之术，翛然有高举意。”^[174]《题赵阅道高斋》云：“公年四十已得道。”^[175]《贺赵大资致仕启》云：“道心精微。”^[176]朱熹《跋赵清献公家书》云：“然其晚岁学浮屠法，自谓有得。……呜呼，圣学不传。”^[177]吴之振《宋诗钞·清献诗钞提要》云：“然而学多本于佛。”^[178]彭绍升《居士传》^[179]中收录赵抃崇佛事迹。以上文献说明赵抃思想有释家的倾向，体现在诗歌中便是释家出世之情。《题九仙寺》尾联：“自惭名利者，聊免世纷喧。”^[180]《题瑞岩圣寿寺》尾联：“我来笑被名缰锁，斜日匆匆策马归。”^[181]都较充分地表达出一种淡泊名利的释家出世情怀。

赵诗中表达释家情怀的还有“老僧中燕息，谁问世风波。”^[182]“松间竹下成何事，坐讽行吟老更新。”^[183]“道妙无为无不为，从他是是与非非。”^[184]等。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到，这类作品数量毕竟不多，只有约二十首，不是吴之振所评价的“学多本于佛。”^[185]所反映的释家思想也远不如“晚唐体”的九僧之作那么强烈。同时，我们又应看到，即使作为典型儒者的欧阳修诗歌亦有少数反映这类出世之情的作品，赵诗情况应与之相类。

4、摹象状物之情

赵诗写景题材还体现出摹象状物之情景，下面仅列出两首略加分析：

卷一

题衢州唐台山

唐台压郡东北陲，势旋力转奔而驰。
伟哉造物谁其尸，一山中起高峨巍。
群峰环辅拱以立，背面肘腹相倚毗。
怪石差差少媚色，长松落落无邪姿。
岩隈有路数百仞，直登不悔形神疲。

中间轩豁浮图舍，栋宇彩错金壁辉。
寒泉一亩清可鉴，优游鱣鲔扬鳞耆。
猿闲鸟暇两呼笑，老僧矍铄趋旦嬉。
天风烈烈骨毛竦，更云六月无炎曦。
攀缘绝顶下四顾，溪山百里如掌窥。
我思宜有隐君子，放心不与时安危。
巢由之行已高世，白云卧此逃尧妣。^[186]

卷二

暖风

薄袂欹云散，轻盘舞袖低。
帘疏荡楼阁，尘暗逐轮蹄。
絮乱垂杨道，香流种药畦。
春窗恼春思，一枕杜鹃啼。^[187]

赵氏写景诗往往伴随着某些情感与思考，如关怀农业之情、人伦物理之情、释家出世之情，但有时也表现摹象状物之情。赵抃生活在北宋中期，虽然社会有一些矛盾与危机，但表面上还是一个太平盛世。据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记载，赵抃在四川、杭州等地做过多年地方官，有机会目睹大好河山。而就写景诗而言，从陶渊明到谢灵运已经完成了诗歌从写意到摹象的转变，到宋代写景诗摹象状物的表现手法已相当熟练。这种熟练体现在摹景状物可以体现出诗人更复杂的审美情趣，它可以不是一种事关人伦社会的明显情感，而只是诗人对景或物的某种美学感受。所摹状之景与物当中也表现了诗人作为审美主体的某种气质、情感或个性，但却可以不关涉儒家干预社会生活的入世之情。以上所列举的二首诗正好充分体现了赵诗的这一题材之作品的此一特色。《题衢州唐台山》一诗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唐台山的险奇风光，体现出诗人奇谲不凡、伟岸正直的气质与人格。《暖风》一诗则从不同侧面细腻地描写了春风到来时的热烈情景，体现出诗人深沉中不乏热情与进取的个性与精神。

这类作品还有许多，如“离披金谷晓，寂寞茂陵春。古渡班

荆客，长堤走马人。”^[188]“斗鸡红锦翘，游骑紫丝缰。有蝶俱含粉，无人不惜芳。”^[189]“江城啼晓月，泽国塑春风。柳道盘殄绿，桃园躞蹀红。”^[190]如此等等，都充分体现出赵抃诗歌于景物的细致描写中的体现出来的诗人美好的人格与情操。清代四库馆臣《清献集提要》：“其诗谐婉多姿”^[191]较充分地概括出其摹象状物表现人性生活的一面。

第二节 人际交往题材及其三大主题

赵抃诗歌之人际交往题材作品约 403 首，占全部 700 多首诗歌的 56.07%，是赵诗重点主题的主要载体。

赵抃诗歌涉及人际交往题材的主要有三大类：1、主动写给别人的，如赠、寄、呈类；2、与人唱和的，如和、酬、次韵类；3、送别的。释家出世之情在这类题材中有体现，但因前面已经论述，故此不再讨论。人际交往诗共有三大主题：1、儒家积极用世之情；2、僚属友好之情；3、道家长生之情。

首先，我们对赵抃人际交往题材（403 首）的具体分布情况作一概述，以便对之有一个量上的了解：

1、主动写给别人的（94 首）

赠（21 首）

卷一：《赠阳安徐迈表兄屯田》、《赠冲妙李先生》；

卷二：《赠吉安赵本作安吉院主》、《赠琴台僧正》；

卷二：《赠郑賡高士》、《致政都官宋兄言归旧隐赠行》；

卷三：《赠狄节推》、《得守虔州过乡邦赠别衢州太守高赋同年》、《赠玉局李垂应太师》；

卷四：《赠东川曹道人》、《赠别周元忠秀才》；

卷五：《赠蔡山王_{陈本、阎本、杨本、赵本作玉}处士》、《赠诗僧》、《赠前人酒》、《赠五岳观王道士二首》、《赠禅僧二首》、《侄壻郑庭晦与予_{原作子，据陈本改}同游雁荡令欲_{陈本、阎本、杨本作其}先归赠别》、《男随侍还乡欲回温赠行》。

寄（57首）

卷一：《将至太和寄蔡仲偃太博》

卷二：《寄任大中秀才》、《寄衢僧惟简》、《寄谢毛宪》、《寄题致政周洙屯田如诏亭》、《寄开化余遵道》、《言怀寄三兄》、《别后寄表弟李定》；

卷三：《忆辇下寄同年杨子卿》、《寄里中亲友》、《过岭回寄张景通先生示邑下同人》、《初到睦州寄毗陵范御史》、《寄永悴周敦颐虞部》、《寄知福州范师道龙图》；

卷三：《荣諲学士按部未还因寄》；

卷四：《寄余度讲僧思辩》、《入蜀先寄青城张遨先生》、《寄题刘诏寺丞槛泉亭》、《过铁山铺寄交代吴龙图》、《武林即事寄前人二首》、《登望越亭寄程给事》、《岁暮偶成寄前人》、《闻致政赵少师槩入境寄献》、《武林言怀寄程给事》、《寄新筠守毛维瞻大夫》、《寄致政范镇郎中》、《郡斋成寄前人》、《寄程汝玉秀才》、《游雁荡将抵温州寄太守石牧之》、《寄处州太守徐大夫》；

卷五：《代寄刘信臣》、《寄里中亲友》、《禅僧重元自青过齐因寄》、《将到荆南先寄胡判官》、《送程给事过越不及口占以寄》、《过鄱阳湖先寄洪守唐介待制》、《寄题导江勾处士湖石轩》、《寄梓州才原作守，据陈本、阎本、杨本改 元舍人》、《寄前人三首》、《九日湖上登高寄前人二首》、《观湖因寄五弟拊生日》、《用蓬莱法酿酒成四壶寄越州程给事三首》、《监神泉监五弟拊生日寄法酝为寿》、《寄题袁教授思轩》、《会稽智印大师可升复为僧正因寄》、《因海印行感旧寄蜀中故人》、《寄灵隐圆明禅师》、《桐陈本桐上有求字木为鱼寄名山主》、《景陈本景上有和字仁寄超化长老》、《寄成都甘露舒大师》、《经乐清寄前县令周邠》。

呈（6首）

卷一：《顺风呈前人》；

卷二：《先輿祠岳续以权市征佛克往呈通判沈侯》；

卷四：《将还三衢呈温守石郎中》；

卷五：《不輿祠岳再呈通判沈侯》、《过严陵呈前人》、《雨中见

花戏呈伯庸秋漕》。

示（9首）

卷四：《杭州鹿鸣宴示诸秀才》；

卷五：《过婺示施耕县丞》、《过天姥岭示男 》、《初入天台示男 》、《留题戏彩堂示男 》、《岁日示众》、《南明示众》、《宝林塔再成示诸僧》、《瑞莲花示禅僧》；

简（1首）

卷三：《留题悦亭因简何若谷都官》

2、与人唱和的（239首）

次韵（154首）

卷一：《次韵樊祖安秀才连理木》、《次韵江钺都官凉轩》、《次韵孙直言九日登龙门山》、《次韵僧重喜闻琴歌》；

卷二：《沈侯见和再次前韵》、《次韵吴充学士斋居冬夜书事》、《次韵何若谷赏花即席》、《次韵何若谷中隐堂观棋》、《次韵提刑蔡挺度支见赠》、《次韵周敦颐国博重阳节近见菊》、《次韵吴中复龙图题长桥铺》、《次韵李元方秀才秋日旅怀》、《次韵程给事赴越任过杭相会》、《次韵赵少师寄别程给事》、《次韵寄致政石牧之大夫》；

卷三：《次韵何若谷别后见寄》、《次韵程给事同孙觉学士杨宪景略天衣谒禹庙夜归》、《次韵林希喜赵少师槩游杭》、《次韵吴天常》、《次韵三司蔡襄芦巫獐猿二首》、《次韵张著作赠讲礼孙秀才》、《次韵孙直言正旦马上有感》、《次韵金判俞尚都官寄兄君然中允致政》、《次韵范师道御史》、《次韵石温之都官见赠》、《次韵郑琰登睦州高峰塔》、《次韵何若谷都官灯夕》、《次韵徐师回殿丞捧诏亭听琴》、《次韵何若谷寒食燕集》、《次韵钱顛喜雨》、《次何若谷上已游江》、《次韵钱顛见赠入学听讲》、《次韵何若谷寄提刑蔡挺》、《次韵楚守孙直言职方见寄》、《次韵广东志运董仪职方同年见寄》、《次韵黄伯度虞部见赠》、《次韵董仪都官见赠予尝宰海陵、踵公肃美政之后，故云嗣英》、《次韵周敦颐国博见赠》、《次韵蔡挺提刑出巡将还》、《次韵衢守陈守言职方招游烂柯山》、《运使王举元兵部因谈道惠

诗次韵》、《次韵张唐民都官道中有怀》、《次韵蔡仲偃都南归留别》、《次韵孙直言书怀》；

卷四：《次韵孔宗翰水磨园亭》、《次韵孔宪重九出巡未回》、《次韵孔宪蓬莱阁》、《次韵王宪表海亭赏雪》、《次韵吴龙图别后言怀》、《次韵吴龙图别后言怀》、《次韵提刑张广民度支射中金钱》、《次韵运使荣諲学士游净众寻梅》、《次韵黎守毛抗屯田见寄》、《次韵荣学士按简州见寄》、《次韵周源屯田祈雨二首》、《次韵江源方任太博见寄》、《次韵李元方即事》、《次韵文同学士春雪》、《次韵高阳吴中复待制见寄》、《次韵霍交中春游乐俗亭》、《次韵苏棠游学射山》、《次韵前人寓越廨宇有怀》、《次韵郡斋即事二首》、《次韵见寄》、《次韵郡斋偶成》、《次韵程给事见怀》、《次韵腊月不见梅花》、《次韵楼头闻角》、《次韵岁暮有感》、《次韵即事见怀》、《次韵程给事越州元夕观灯》、《次韵前人治西园地馆因怀昔日太守蒋堂侍郎二首》、《次韵前人见寄》、《次韵前人蓬莱阁即事》、《次韵程给事寄献赵少师》、《次韵赵少师寄程给事二首》、《次韵前人题六和寺壁》、《次韵前人怀西湖之游》、《次韵前人见寄二首》、《次韵许遵少卿见寄》、《次谢许少卿寄卧龙山茶》、《次韵程给事郡斋即事》、《次韵前人郡斋秋暑》、《次韵毛维瞻度支过杭见赠》、《次韵程给事登蓬莱阁偶成》、《次前人游鉴湖》、《次前人越州鹿鸣宴》、《次前人赠奉使高丽安焘密学》、《次前人游梅山亭》、《次韵程给事同孙觉学士杨宪景略游天衣寺》、《次赵少师叙感叹老》、《次程给事题法云寺方丈》、《次韵张著作过虞部旧居》、《次韵毛维瞻白云庄三咏》、《次韵梁浹瑞芝》、《十八男 自温倅迎于雁荡温守石牧之以诗见寄次韵》、《次韵台州姚舜谐见赠二首》、《次毛维瞻溪庵》、《次韵张侨庆毛维瞻得谢》；

卷五：《次韵杨鸿渐察判见赠》、《次韵前人见赠》按：此诗陈本卷五编次于《登望发函亭寄程给事》后，前人当指程。、《次韵见和》、《次韵陈经侍御史禁中牡丹》、《次韵看山》、《次韵叶纾太博惠砚二首》、《次韵范师道龙图三首》、《次韵得便风》、《次韵郁李花》、《次韵周博不赴重九饮会见寄二首》、《次韵六弟抗黄花驿楼作》、《次韵孔宗翰提刑

范公泉》、《次韵文学士寄仲南长老四句》、《次韵程给事会稽八咏》、《次韵程给事自述》、《次韵前人怀阁下偶成三首》、《次韵前人谒禹庙三首》、《次韵程给事寄赵少师三首》、《次韵前人和许少卿见怀三首》、《次韵前人题曹娥庙二首》、《次韵程给事寄法云禅师重喜》、《次韵程给事书院浣沙石二首》、《次程师孟正议题神照大师养志堂》、《次韵吴天常中散》。

和（53首）

卷一：《和范御史十一月三日见月》、《和范御史见赠》；

卷二：《和沈侯叙别往祠岳》、《和何节判观水》、《和蔡黄裳节推外邑见贻二首》、《和三兄见寄》、《又和三兄见寄》、《和戴天使重阳前一夕宿长沙驿二首》、《和范御史初出都门》、《和韵前人初出锁头》、《和石涧寺龙潭》、《和通判都官不赴赏春》、《和六弟抗江上书怀》、《和荣諲学士按部过长澧关所寄诗》、《览先祖太傅留题国清寺继和》；

卷三：《和范御史过陈州》、《和范御史石仓晚泊》、《和十三弟哲腊月立春》、《和人清明有感》、《和三兄得书喜授掌痕》、《和淮上喜雪呈贯之》、《和颖川见徐学士》、《和见雪》、《和范都官述怀》、《和彦涂田曹见寄》、《和前人重九日寄》、《和虔守任满前人香林寺钱别》、《和交代韩公绛端明别后见寄》；

卷四：《和前人有怀二首》；

卷五：《和沈太博见贻》、《和沈太博会春晚归》、《和沈太博小圃偶作二首》、《和前人见寄》、《和何节推重九》、《和勉三兄》、《和曾交见报代者》、《和美毗陵鲋蟹之美》、《和偶书》、《和宿山夹石寺下》、《和范御史见鸬鹚与鹭鸶为群因感黑得鱼多》、《和范都官行后九日奉寄》、《和六弟飞石》、《和六弟过飞仙岭》、《和诗僧栖诘求诗》、《和荣学士长澧关所寄》、《和记长老道颂》、《和前人书僧正院壁》、《和二苏题白鹤观二首》。

寄酬（13首）

卷一：《寄酬蔡州王陶正言》、《寄酬梓路运使赵誠度支》；

卷二：《寄酬吴天常中散》；

卷三：《寄酬梓路运使赵誠度支》；

卷四：《寄酬旧交吴中复龙图》、《寄酬前人上巳日鉴湖即事三首》、《寄酬蔡仲偃都官》；

卷五：《寄酬齐州曾巩学士二首》、《寄酬张致政》、《寄酬致政赵少师五首》。

寄谢（1首）

卷三：《寄谢蒙陈本作象州守周源屯田》。

酬（7首）

卷一：《酬张唐英》；

卷二：《酬杨鸿渐察判见寄》；

卷四：《酬孔宪将还》、《酬越守孔延之度支》、《酬剑守王嘉锡郎中》；

卷五：《酬寺僧文昶曾进诗赐紫衣》、《酬前人见别》。

谢（7首）

卷一：《谢曾鲁公惠维摩居士真》；

卷五：《谢周源职方惠诗》、《何推官见招游岳麓以郡中事冗弗克偕行口占二绝以谢》、《谢天彭净慧大师见访》、《谢蜀倅卢夏郎中惠诗》、《谢张遨先生惠诗》。

答（4首）

卷一：《答阆州通判吴师孟职方》；

卷四：《答彭守鲍叔轺郎中》、《答江钺都官见招》；

卷五：《答毛章秀才》

3、送别的（70首）

卷一：《送周颖之京师》；

卷二：《送石秘校》、《送邹舜咨回乡》、《送余林二生赴举》、《送李运使学士赴阙十咏》、《送兴国令徐师回殿丞》、《送前人赴阙》、《送范百禄赴阙原作关 据陈本改》、《送章岵少卿提举洞霄宫二者》、《送六弟随子之官毗陵》、《送毛宽任清流主簿》、《送吴栢节推赴阙》；

卷三：《送韩丞相琦出镇陕右》、《送交代杨推官》、《席上感别

送桂倅》、《送何孟侯先生之平原》、《送黄贲赴渭州机宜》、《送崔度推官任满还长安》、《送范都官》、《送前人过乡还朝》、《送前人还都》、《送苏棠刑部赴召》、《送蜀倅杨瑜东归》、《送张唐英司理赴渝州》、《送张唐英太博》；

卷四：《送十二弟太博扬倅潭州》、《送运判韩宗道赴阙》、《送别张宪唐民》、《送茂守吴彦先郎中赴阙》、《送左绵孙珪职方赴阙》、《送程给事守越州》、《送姚源道郎中赴阙》、《送郑琰大夫赴建昌军》、《送穆舜宾承议致政还乡》、《送十七侄麟承事赴任贵溪》、《送任浩朝散赴鄱阳景德镇》、《送范伯玉奉议赴阙》、《赠濮阳高蒙处士》；

卷五：《送讲僧怀严徙居天柱》、《送张闻职方归江原》、《送昭寺丞游河南》、《送张处士》、《送雍子方学士》、《送原作从，据陈本、阎本、杨本改杨监簿南归》、《送僧得赐经还永嘉》、《送杭州道士钱自然》、《送张彭赴会稽丞》、《送二十三侄还衢赴举》、《送禅师广教赴衢南禅》、《送五弟得替赴阙》、《送讲师惟爽归杭州》、《送周古尉武康》、《送王九皋道人游杭州》、《送衢守王照大夫》、《送余宗道主簿赴官》、《送蔡门长官赴任丹徒》、《送海印长老赴峨眉都僧正二首》。

其次，我们再将赵抃人际交往诗歌之三大主题的具体内容作一提纲挈领的分析，以便对之有一个质性的认识：

1、儒家积极用世之情

赵诗人际交际交往诗中，体现出浓郁的儒家积极用世之情。这种情感占据赵诗情感的主流位置，体现出赵抃作为一介书生和正直官员所应有的忧国忧民之情。也正是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我们才须更准确地把握赵抃诗歌在宋代诗坛中所处的准确位置。下面试列出其中的代表作加以分析：

卷一

和范御史见赠

我趋仕途三十春，矻矻求友难其人。
相逢探取百一二，庶几不泯磨功名。

或言同途行异径，或始卓犖终因循。
 或临利害失趋向，或走势利遗贱贫。
 或面盱眙背忌刻，或口仁义心顽嚚。
 或名公卿节屠棣，或实盗跖文孟荀。
 澄川倏忽起波浪，平地咫尺生嶙峋。
 熏菹兰芷逐萧艾，玷黷琼玖俄砢珉。
 兹事自古慎所与，倾盖如旧白头新。
 仲尼评友戒损益，故尝佩服书诸绅。
 履中蹈道敢不勉，至愚所恃生逢辰。
 朝廷基局要扶助，天子尧舜圣且仁。
 焦劳汲汲纳谏议，风宪思得御史真。
 翰林巨公不识面，误以愚者名上陈。
 至和改元秋九月，诏书晓落长淮滨。
 孤贫自省预台选，无意顾藉家与身。
 直期贤用不肖斥，忠邪路判如越秦。
 频章累疏辨得失，上前往往婴龙鳞。
 时吾贯之日联句，玉树欲使蒹葭亲。
 为怜出处共本末，未始气味殊甘辛。
 忠言鲠议不我间，开诚待我逾天伦。
 螭头连登拜白简，豸角对拱朝紫宸。
 雕盘隼击雪霜凜，豺狼奔北穷狐兔。
 九重上报不惜死，岂复谗口防狺狺。
 避嫌岁满体当去，东南亟请辞天闱。
 俞音分得郡印绶，毗陵地与桐庐邻。
 颖清淮淥榜舟过，橘黄酒白鲈鱼珍。
 儿童共游竞嗟赏，闾里故老相欢欣。
 皇恩过家许上冢，我辈荣华事欲均。
 得公长篇三四读，正似观海无涯津。陈本、阎本、杨本、垠。
 测量不可可以报，赠公岁久如松筠。[192]

该诗是赵氏与范师道御史的一首唱和诗，是作者任殿中侍御

史之职心路行迹的真实记录。首先用八个“或”列举了北宋官场的黑暗面,然后描写自己任殿中侍御史的经过。“翰林巨公不识面,误以愚者名上陈。至和改元秋九月,诏书晓落长淮滨。孤贫自省预台选,无意顾藉家与身。直期贤用不肖斥,忠邪路判如越秦。频章累疏辨得失,上前往往婴龙鳞。”^[193]这几句可与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所载赵抃生平事迹相参照:“曾公亮为翰林学士,未识公而以台官荐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为‘铁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194]现存《清献集》中存有《奏疏论邪正君子小人至和元年九月二日》,与碑铭所载事迹相吻合。《和范御史见赠》诗记述了赵氏任殿中侍御史的经历,反映出作者作为儒者所具有的积极用世,忧国忧民之情及秉公执法的精神。《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辨析“君子”、“小人”,赵抃以儒家的标准来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并且不畏艰难,正如其诗中所云:“九重上报不惜死,岂复谗口防猜猜。”^[195]这种食君之禄,分君之忧的儒家积极用世之情,在该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此外,赵诗其它之作也颇多此种情感的反映,如“垂世功名期力到,上方求治急才英”^[196]、“紫宸晓拜天光近,宜有封囊悟主心”^[197],如此等等。可以见出,这类主题的诗歌是赵诗人际交往题材(尤其是唱和诗)的精华。因为宋代唱和诗的主题内容一般大多较贫弱,多闲适之情,所以苏辙称赵诗“诗新律切”^[198],以“诗新”称之,的确反映出赵诗主题有不因循守旧的一面。

具有儒家积极用世之情的人际交往之作尚有许多,如“帝恩山岳重,臣命羽毛轻。风月随人好,江湖照胆清”^[199]、“诗里江山今共乐,籍中龙虎旧传名。逢时自可青云致,喜老休将白发轻”^[200]、“八月气凉归棹快,三年恩厚在人深。紫宸晓拜天光近,宜有封囊悟主心,”^[201]如此等等,都反映出赵抃较强烈的儒家入世之情。与此相反的是,“晚唐体”中的唱和之作却缺乏这类主题,由于他们中绝大部分是僧侣和隐逸之士,没有中进士、登仕途等经历,因而其唱和之作多反映他们的闲情逸致及隐逸之情。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等人的唱和之作中也有较强烈的儒家入世之情,

这与他们中进士、登仕途，致力于改革的经历密切相关。可以说赵抃这类诗歌与欧阳修等人同类诗歌在思想情感上拂衣同调。

2、僚属友好之情

赵诗人际交往题材之作还反映出诗人那浓厚的僚属之情。赵抃毕竟是生活在有着浓厚人情味的社会生活之中，其处境与长处山林的隐士生活迥乎不同，因而其诗中便有着浓郁的情感氛围。兹列一首有关写僚属友好之情的作品试作分析：

卷一

寄酬蔡州王陶正言

自顾愚无堪，老大何所用。
得郡江湖来，一意云泉从。
惊此西南身，连夕东北梦。
乃知故人念，许与明月共。
荆书一纸贤，季诺千金重。
寄我琼瑶篇，使得长讽诵。
寒松有唳鹤，高梧有鸣凤。
何日谢知音，为鼓商玄弄。^[202]

这是一首与王陶的唱和诗。《宋史·王陶传》云：“王陶字乐道，京兆万年人。……嘉佑初，为监察御史里行。……陈升之为枢密副使，论其不当，升之去，陶亦知卫州，改蔡州。”^[203]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云：“陈升之除枢密副使。公与唐介、吕诲、范师道同言升之交结宦官，进不以道，章二十余上。……升之罢，公与言者亦罢，公得虔州。”^[204]从以上两则史料可知，王陶与赵抃都是因为弹劾陈升之而出知地方。王陶知蔡州府（今河南汝南），赵抃知虔州府（今江西赣州）。赵抃写给王陶的唱和诗反映了两人间深厚的友谊，诗中有云：“乃知故人念，许与明月共。”^[205]“何日谢知音，为鼓商玄弄。”^[206]说明赵氏表达僚属友好之情的作品在唱和诗与送别诗中表达情感方面是较为突出的。赵抃这方面的唱和诗还有不少，如“为僚初自喜，邀客亦逢嘉。把酒须同乐，分襟莫预嗟。”^[207]“商玄歌一曲，惟子定知音。”^[208]“观游邂逅

须同乐，离合参差益再思。篱有黄花樽有酒，大家寻赏莫迟疑。”^[209]如此等等。而在表达这种僚属友好之情方面，其中的送别诗更是突出，如“君去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乡程。……霜鸿已到衡阳转，远绪凭谁数寄声”^[210]，“欲识远人留恋意，陇泉幽咽下巴江”^[211]，如此等等。可以说，赵氏唱和诗与送别诗较充分地表达了僚属之情这一主题。

与此相比，“晚唐体”唱和之作虽较多反映朋友之情的作品，但其情感走向过于单纯。因为该派诗人多为僧侣或隐逸之士，不中进士，不登仕途，虽与朝中官僚有所唱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朋友，而非僚属，与赵抃所处情况大相径庭，他们不可能象赵抃那样表达仕途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切身体会与情感，也不可能由此而产生出相互怜悯与同情的特殊情感氛围。然而处于同一时代的欧阳修等人则情况与赵氏一样，亦中进士，登仕途，其唱和之作中也反映了浓郁的僚属之情，与赵抃的唱和之作有着更多相似的情感基调。

3.道家长生之情

赵抃人际交往题材之作中也反映了道家长生之情。苏轼《赵清献公神碑铭》云：“晚岁习为养气安心之术，翛然有高举意。”^[212]隋唐以后“三教合流”成为大趋势，宋代儒学（包括道学）也未脱其窠臼。赵抃思想的主流固然以儒为主，但他也与其它文人学士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因此，苏轼《碑铭》中所谓“养气安心之术”^[213]，实即道家长生之法。这一内容在其诗歌中也有体现。下面试列一首代表作加以分析：

卷五

赠五岳观王道士二首（其二）

道阁本、杨本、赵本作上土修真心地乐，
域自逍遥乡寂寞。
世间名利任纷纷，
一弄清琴一炉药。^[214]

此诗体现出诗人对王道士远离世间名利，逍遥快活的道士生

活的倍加赞美。结合苏轼碑铭中谓赵抃“晚岁习为养气安心之术”^[215]来看，这种生活，也是赵抃晚年的一种精神追求。赵诗中类似道家情愫的例子还很多，如“葛仙公井甘泉近，应炼长生九转丹”^[216]，“庵中淡泊无余物，一颗仙丹酒百分”^[217]等。当然，道家思想在赵诗中体现得不如儒释两家强烈，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片面地下结论说赵抃所受思想影响只有儒释两家。朱熹等人只强调其思想有释家一面，而将其排斥于道学之外，是很不合理而又不合实际的。

相比之下，“晚唐体”中的九僧则在思想上更倾向于释家。欧阳修也未经历过赵抃那种“晚岁习为养气安心之术”^[218]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赵抃的确较为特殊。

本章试图以较详实的资料为基础，从题材与主题两方面来把握赵抃诗歌内容的本质结构。综上所述，《全宋诗·赵抃诗》六卷共 717 首外加两句，按题材划分主要有两大类，景物诗（约 180 首）与人际交往诗（约 403 首），这两类加起来约 583 首，占赵抃全部诗的 81.32%。这是赵抃诗的主体，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其中景物诗 180 首竟有 90 首为人文景观诗，纪游诗 28 首也多抒写人文社会之情，由此可见出，赵抃始终是关心国事，以积极用世之态度为主的。赵诗即使在咏自然景物与自然生物时，其实也是颇多关爱人生与社会之情的。其诗中关怀农业及农民生活之情，人伦物理之情，充分说明赵抃诗与“晚唐体”诗有着根本的区别的。“晚唐体”景物诗多表达闲情逸致及隐逸之情，与赵抃诗相比，泾渭分明，迥乎不同。然而欧阳修等人的写景诗，如《食糟民》等则与赵抃这些诗的情感极为相似，只是赵抃诗较为平易克制，而欧阳修诗则直率而强烈罢了。人际交往诗约 403 首，占全部 700 多首诗歌的 56.07%，是赵诗情感的主要载体。这充分说明他是以一种儒家积极用世的态度来从事诗歌创作的，这些诗中有主动写给别人的，如赠、寄、呈类；有与人唱和的，如和、酬、次韵类；也有专写送别的，所有这些作品其内容反映了赵诗所表达的主要是儒家入世之情。这是“晚唐体”诗所较明显缺乏的，“晚唐体”

诗人多为僧侣和在野人士，不中进士，不登仕途，诗歌中缺乏儒家用世之情，虽也有与朝中官僚唱和之作，但多反映一般朋友之情，而非僚属之情。相反，欧阳修等人中进士、登仕途，致力于诗风革新，诗歌中的儒家入世之情、僚属之情非常强烈，因而与赵抃诗在情感上也拂衣同调。本章的研究表明：赵抃诗的思想内容之特质更倾向于欧阳修等人，而与“晚唐体”诗人则大相径庭。而造成这一思想情感之特质的原因，与赵抃思想在继承传统方面受韩愈影响较大，有着较大的关系（详参第四章第二节）。

第四章 赵抃诗歌流派归属研究

元人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中将赵抃划入宋初“晚唐体”，而笔者认为赵抃更倾向于开宋调诗人群。划分的依据是孟子所谓的“知人论世”^[274]和杨万里所谓的“以味不以形也”。^[275]概而论之，其划分依据可包括四个方面：1、生卒年代；2、政治态度；3、诗风状况；4、所宗之主。兹试论之。

第一节 宋初“晚唐体”与开宋调诗人群区别

为了正确理清赵抃诗歌之流派归属，有必要首先将赵抃所处生活时代的诗歌创作的主要流派作一介绍，看看它们各有何突出特征，然后再依据赵诗之特征将之对号入座，这当是较为科学而可靠的方法。这其中，赵诗与西昆体有着较明显的差异，人们也未将之扯到一起来，故此处不拟赘述。唯独元方回将赵诗与宋初“晚唐体”混为一谈，而赵诗是否属开宋调之派别又尚未被人们所公认，因而我们便从此二派的区别谈起。

宋初“晚唐体”以九僧、林逋、魏野为代表，开宋调诗人群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两者间在如下几方面有显著的区别：

1、生卒年代

宋初“晚唐体”主要作家的生卒年多是在北宋初期（公元960-1021年）。九僧生平已难详考，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国朝浮屠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之，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276]从欧阳修“余少时闻人多称之”^[277]，可推断九僧比欧阳修起码要大一个时期，九僧成名之时，欧阳修还年幼，九僧生卒年当主要在宋初（公元960-1021年）这一时期。另外，林逋生于公元967

年，卒于公元 1028 年；魏野生于公元 960 年，卒于公元 1019 年。而开宋调诗人群的代表人物生卒年主要在北宋中期（公元 1022-1062 年）。欧阳修生于 1007 年，卒于公元 1072 年。梅尧臣生于公元 1002 年，卒于公元 1060 年。苏舜钦生于公元 1008 年，卒于公元 1048 年。从以上三人的生卒年可知，开宋调诗人群生卒年主要在北宋中期。

2、政治态度

宋初“晚唐体”诗人大多是在野的僧侣或薄视功名的士人。林逋（公元 967-1028 年），曾隐居杭州郊外西湖孤山，植梅养鹤，终生不娶，有“梅妻鹤子”之称，终身不仕。魏野（公元 960-1019 年），隐居于陕州交乐天洞，弹琴赋诗其中，终身不仕。《宋史》将林、魏二人列入《隐逸上》。九僧则更不用说了。宋初“晚唐体”诗人由于不仕，因而很难见出其明显的政治态度。

开宋调诗人群大多有明显的政治态度，如倡导政治革新运动或诗文革新运动等。欧阳修（公元 1007-1072 年），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嘉佑二年（1057）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抑险怪艰涩的“太学体”时文，提倡平实自然的文风，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梅尧臣（公元 1002-1060 年），仁宗皇佑三年（1051）召试学士院，赐同进士出身，积极倡导诗歌革新。苏舜钦（公元 1008-1048 年），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倡导政治改革。开宋调诗人群大多是进士出身，置身仕途，又主要生活在北宋中期，大多参与“诗文革新运动”，完成了从“唐风”到“宋调”的转变。

3、诗风状况

宋初“晚唐体”诗歌题材多为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主题多为隐逸之情。例如：

赠文兆

惠崇

偶依京寺住，谁复得相寻。
独鹤窥朝讲，邻僧听夜琴。
注瓶沙井远，鸣磬云房深。

久与松萝别，空悬王屋心。 [278]

春日述怀

魏野

春暖出茅亭，携筇傍水行。
易谙驯鹿性，难辨斗鸡情。
妻喜栽花活，儿夸斗草赢。
翻嫌我慵拙，不解强谋生。 [279]

小隐自题

林逋

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
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
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
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 [280]

晚唐体诗人的作品在艺术上多长于近体，如惠崇长于五律，魏野长于五律、七绝，林逋长于五律、七律。对宋初“晚唐体”后人有评价，冯舒谓九僧诗“大抵以清紧为主，而益以佳句，神韵孤远。” [281]四库馆臣评林逋诗曰：“其诗澄淡高逸，如其为人。” [282]这些评论都较准确地概括出了他们诗风的特点。

开宋调诗人群之诗作在题材上既写自然景物，但更写社会政事（农事、军事等），其关心国家大事的积极入世态度，迥异于宋初“晚唐体”，反映出他们开阔豁达的胸襟与远大的志向。

例如：

边户

欧阳修

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
儿童习鞍马，妇女能弯弧。
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
邂逅辄相射，杀伤两常俱。
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

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
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
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 [283]

田家语

梅尧臣

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
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
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
前月诏书来，生齿复板录；
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 。州符今又严，老吏持鞭朴。
搜索雅与艾，唯存跛无目。
田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
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
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
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
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
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 [284]

庆州败

苏舜钦

无战王者师，有备军之志。
天下承平数十年，此语虽存人所弃。
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
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
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
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
符移火急搜卒乘，意谓就戮如缚尸。
未成一军已出战，驱逐急侠缘险巖。
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

连颠自欲堕深谷，虏骑指笑声嘻嘻。
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奄截成重围。
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洟。
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
其余剽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
首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
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
地机不见欲饶胜，羞辱中国堪伤悲。^[285]

在艺术上，开宋调诗人群擅长于长篇古风，“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将古文的铺叙、议论等手法用于诗歌，语言较为质朴。张戒《岁寒堂诗话》云：“欧阳公诗学退之”，^[286]叶燮《原诗》云：“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287]这些评论概括出了开宋调诗人群不同于宋初“晚唐体”的一些基本特征。

4、所宗之主

宋初“晚唐体”诗人多宗贾岛、姚合。《蔡宽夫诗话》：“唐末五代俗流以诗自名者，……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28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九僧诗：“凡一百七首，景德元年直昭文馆陈充序，目之曰‘琢玉工’，以对姚合‘射雕手’。”^[289]这些论述都概括出宋初“晚唐体”诗人群所宗法对象是贾岛、姚合。

开宋调诗人群则多宗韩愈。张戒《岁寒堂诗话》：“欧阳公诗学退之”，^[290]梅尧臣：“欧阳公今与韩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291]而梅尧臣《余居御桥南夜间祆鸟鸣》自注标明“效昌黎体”，这些都反映出开宋调诗人群宗韩愈的倾向。

第二节 赵抃诗歌风貌更倾向于开宋调诗人群

根据上一节所列宋初两大派诗歌之特色，我们将赵抃对号入座并得出结论：赵抃诗歌风貌更倾向于开宋调诗人群。兹试详细论之。

1、生卒年代

赵抃生卒年，据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元丰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时七十二矣。……以疾还衢，有大星陨焉。二日而公薨，实七年八月癸巳也。”^[292]《宋史》本传：“元丰七年，薨，年七十七。”^[293]赵抃卒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寿七十七岁。古人多以虚岁计算，那么赵抃当生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即公元1008年。据宋代文学史分期的普遍划法，公元960-1021年被划为北宋初期，公元1022-1062年则被划为北宋中期，许总先生《宋诗史》就依此为划分法。据此，则赵抃主要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诗人。从生卒年看，他晚于宋初“晚唐体”诗人，而与开宋调诗人群的代表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梅尧臣（公元1002-1060年）、苏舜钦（公元1008-1048年）等，处于同一时期。

2、政治态度

赵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曾公亮为翰林学士，未识公，而以台官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为‘铁面御史’。……已而，欧阳修乞蔡，……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贤士纷纷引去，忧国之士为之寒心。侍从之贤如修辈无几，今皆欲请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谄事权要，伤之者众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时名臣赖以安。……已而，求郡得睦。”^[294]赵抃在任殿中侍御史期间，向宋仁宗进言，确保欧阳修留在北宋中央朝廷。《清献集》中存有《奏状乞勿令欧阳修等去职》这一文献。《清献集》又存有《奏疏论邪正君子小人至和元年九月》，《全宋诗·赵抃一》中《和范御史见赠》诗云：“至和改元秋九月，诏书晓落长淮滨。孤贫自省预台选，无意顾藉家与身。”^[295]表明赵抃于北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任殿中侍御史。《清献集》中又存有《知睦州到任谢上表嘉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表明赵抃于北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从殿中侍御史之职出知睦州府，而这段时期正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关键时期。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附答叔弼书》：“嘉佑初，判太常寺。

二年权知贡举。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文体大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凡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榜出，怨谤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29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嘉佑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297]当欧阳修在北宋中央机关知贡举，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时，赵抃已经离开中央去知睦州了，但从以上文献可知，由于他任殿中侍御史期间，确保欧阳修留在中央机关，才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得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抃是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得以推行的一名幕后功臣。

宋初“晚唐体”诗人大多为僧侣或在野人士，不登仕途，难见其明确的政治态度。开宋调诗人群如欧、苏、梅等都为进士，登仕途，倡导或支持“诗文革新运动”，赵抃为北宋仁宗景佑元年进士（1034），与苏舜钦为同年，任殿中侍御史之职时，为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更当属于开宋调诗人群之列。

3、诗风状况

赵诗风格在第二章、第三章已经较全面细致地分析论述过。在内容上，其写景题材中，有反映农业关怀之情及人伦物理之情的一面，其人际交往题材有反映儒家积极入世之情的一面。这都是宋初“晚唐体”所少见的，其写实性与开宋调诗人群相近。在艺术上，赵氏“以文为诗”，擅长于长篇古风（这一特点由“以文为诗”有决定，第三章第一节有论述），语言质朴平易。这也与宋初“晚唐体”相异，而与开宋调诗人群相似。所以在风格上，赵诗更倾向于开宋调诗人群。

4、所宗之主

赵诗有尊韩愈的倾向，例如：

卷一

题邛州文同判官五箴堂
李唐韩吏部，矫矫文宗师。
立言作诸箴，励世亦自规。

游箴警惰废，事业终光辉。
言箴慎嗷嗷，张口触祸机。
行箴死所守，于义无乖违。
好恶不悖理，戒或私是非。
知名惧浮实，动主嫌怨随。
五者日践履，要以君子归。
与可知道粹，期至严奥窥。
诵已记所志，砢石镌其辞。
俾之揭堂上，使后亦勿隳。
夫人贵且富，非得强自为。
入贤去不肖，在已不在时。
希韩亦韩徒，中道无已而。^[298]

赵抃诗开篇称誉韩愈为“矫矫文宗师”，^[299]然后详论了韩愈《五箴》之主旨，结尾即以“韩徒”自称，可见其宗韩倾向明显。该诗既是对文同（字与可）宗韩倾向的赞扬，也表达了他本人的意愿。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文学内部发展规律所决定。韩愈“以文为诗”影响极大，北宋中期诗坛革新，完成从“唐风”到“宋调”的转变，需要从前代文学之继承与借鉴中学习，也包括“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二是生活经历引起了赵抃的“共鸣”。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公少孤且贫。”^[300]赵抃幼时丧父，由兄赵振抚养。《清献集》中《奏状乞将合转官资回赠兄》：“臣昨任屯田员外郎通判泗州日，合该磨勘转官，臣为有故兄振于臣教育之恩素厚，臣其时更不投入磨勘文字两次，具状恳奏乞将合转官资回赠故兄振。”^[301]《旧唐书·韩愈传》：“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302]以上文献证明，赵抃的生活经历与韩愈相似，因而易于产生“共鸣”。同样，同时代的欧阳修也有与韩愈相似的经历。《宋史·欧阳修传》：“四岁而孤，……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篋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亚。”^[303]由此可见，相似的生活经历使赵抃与欧阳修都易产生宗韩倾向。

宋初“晚唐体”诗人多宗贾岛、姚合，开宋调诗人群多宗韩愈。从这点看，赵抃更倾向于开宋调之诗人群。

通过以上四方面的分析，笔者确定赵抃更倾向于开宋调诗人群，而不是元人方回所划分的属宋初之“晚唐体”。

兹再列图表如下作一归纳：

宋初“晚唐体”

代表诗人生卒年（北宋初期公元 960-1021 年）		九僧（难详考） 林逋（公元 967-1028 年） 魏野（公元 960-1019 年）
政治态度		大多不中进士，不登仕途，为僧侣或隐逸人士，难见明确的政治态度。
诗歌风貌	内容	题材较多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社会题材极少，多表现闲情逸致及隐逸之情。
	艺术	多长于五、七言近体，大抵以清紧为主，神韵孤远。
宗主		贾岛、姚合

赵抃

生卒年（北宋中期公元 1022-1062 年）		公元 1008-1084 年
政治态度		仁宗至和年间至嘉佑年间（1054-1057 年）任殿中侍殿史，向仁宗进言，确保欧阳修留在中央机关。嘉佑二年（1057 年），欧阳修知贡举，倡导“诗文革新运动”。
诗歌风貌	内容	有社会写实题材，表现对农业关怀之情，儒家入世之情，人伦物理之情。忧国忧民是其内容特色。

	艺术	“以文为诗”，以长篇古风见长，语言质朴。
宗主		韩愈

归 属



开宋调诗人群

代表诗人生卒年代（北宋中期公元 1022-1062 年）		欧阳修（公元 1007-1072 年） 梅尧臣（公元 1002-1060 年） 苏舜钦（公元 1008-1048 年）
政治态度		大多中进士，登仕途。欧阳修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梅尧臣仁宗皇佑三年（1051）进士，苏舜钦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倡导或支持“诗文革新运动”。
诗风	内容	题材多社会写实，例如农事、军事等，表现以忧国忧民为核心的社会关怀之情。
	艺术	“以文为诗”，多擅长于长篇古风，语言质朴。

第五章 与赵抃诗文相关的考证

本章对有关赵抃的文献考证，涉及赵抃诗文以及与他关系较密切的周敦颐、苏轼、曾巩、张先的诗词及注释，因不便融于前四章之中，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单列一章分五节叙述。

第一节 赵抃诗文自注之错讹考

《全宋诗·赵抃诗》中《寄谢毛宪》和《酬越守孔延之度支》两诗之自注中，关于赵抃知杭州徙知青州的时间不相符合；另外，《全宋诗·赵抃诗》中《辛巳青州玩月有怀》之诗题中“辛巳”亦有误，现试对此二处之正误予以考辨。

—

《全宋诗·赵抃诗》中《寄谢毛宪》及《酬越守孔延之度支》自注中，关于赵抃知杭州徙知青州的时间不相符合。笔者认为，《寄谢毛宪》中的自注是正确的，而《酬越守孔延之度支》中的自注是错讹的。

两诗如下：

《寄谢毛宪》

《酬越守孔延之度支》

去赣八千里，
于今十二年。

自注：予嘉佑末被诏还台。

无缘久东浙，

自注：自政府得请钱塘，半稔徙青。

有命再西川。

自注：今再任成都府。

吏散庭空讼，

自注：谓守虔日。

僧高寺欲陈本、杨本作款禅。

自注：虔之东禅长老深悟理性。

老来思旧治，

尤喜获佳篇。^[304]

君诗感别我依依，
言念朋怀与愿违。
京口落帆初醉后，
江心登寺复分飞。

自注：去年春三月，公之会稽，予自杭徙青，饯别于润州之金山。

回思二浙风烟好，

来喜三齐狱讼稀。

旧里未归徒仰羨，

小蓬莱上占春辉。^[305]

《寄谢毛宪》中自注：“自政府得请钱塘，半稔徙青。”^[306]《酬越守孔延之度支》中自注：“去年春三月，公之会稽，予自杭徙青，饯别于润州之金山。”^[307]二注在知杭州徙知青州的时间上是不相吻合的。苏轼奉敕撰的《赵清献公神道碑》云：“（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赵抃）复五上章，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未几，徙青州。”^[308]从《寄谢毛宪》中自注“半稔徙青”及苏轼记载“未几，徙青州”来看，赵抃知杭州徙青州当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下半年。而《酬越守孔延之度支》自注中“春三月”则与之大相径庭。孰是孰非？

查《续资治通鉴长编》云：“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庚申，……诏知杭州、资政殿学士赵抃知青州。”^[309]又查《赵清献公神道碑》^[310]及《宋史·赵抃传》^[311]可知，赵抃仕途中知杭州徙青州唯此一次，因而可断定：《寄谢毛宪》中自注是正确的，而《酬越守孔延之度支》中相关自注是错讹的。且赵抃知青州所作诗可作佐证：

《辛巳青州玩月有怀》

中秋去岁中和宴，

自注：中和，杭州堂名。

表海今宵北海壘。

自注：表海，青州亭名。

天上无私是明月，
隔淮千里照人来。^[312]

该诗“中秋去岁中和宴”证明赵抃知杭州时在杭州过了“中秋”，而他又是“半稔徙青”，因而正好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云“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由杭州徙青州相符合。如此，则他绝对不可能如《酬越守孔延之度支》自注中所说“春三月”自杭徙青。但是此诗诗题中“辛巳”为讹误，应校正为“辛亥”。

《赵清献公神道碑》云：“（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赵抃）复五上章，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未几，徙青州。……（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遂以大学士知成都。”^[313]《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云：“神宗熙宁五年（壬子，一〇七二）闰七月……甲戌，知青州、资政殿学士赵抃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314]查《赵清献公神道碑》^[315]及《宋史·赵抃传》^[316]可知，赵抃知青州在仕途中唯此一任。因此根据干支纪年法，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为庚戌。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为壬子，那么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即赵抃知青州时，应为“辛亥”。所以《辛巳青州玩月有怀》应校正为《辛亥青州玩月有怀》。

据《全宋诗·赵抃诗》的校勘前言，^[317]赵抃诗是以《四库全书·清献集》（十卷，其中诗五卷）为底本，校以他本，新辑集外诗，编为第六卷。今查《四库全书·清献集》中《寄谢毛宪》中相应自注为“自政府得请钱塘，半稔徙蜀”。^[318]经以上考证可知，当作“半稔徙青”，全宋本校勘时纠正了这一错讹。但查《四库全书·清献集》中《酬越守孔延之度支》中相应自注亦为“去年春三月，公之会稽，予自杭徙青，饯别于润州之金山”。^[319]也就是说全宋本校勘时沿袭了这一错讹。当然，要纠正这一错讹有一定难度，如果不是对赵抃生平非常了解，并有详细的史料为依据，是很难发现并校正的。《辛巳青州玩月有怀》（经上文考证可知，应为《辛亥青州玩月有怀》）四库本中未收，全宋本新辑集外诗，

将之编入第六卷，未将“辛巳”校正为“辛亥”。笔者考证以上错讹，意在为以后再校赵抃诗者作参考。

二

《全宋文·赵抃文》之《知睦州到任谢上表》一文，其下之注“嘉佑三年”应校正为“嘉佑二年”。《举睦州巡茶监董诏状》一文，其下之注“嘉佑六年”则应校正为“嘉佑二年”或“嘉佑三年”。试对以上两处作一考证。

《知睦州到任谢上表 嘉佑三年正月二十四日》：“臣某言：伏奉敕差知睦州军州事，已于今月二十四赴本任讫。”^[320]

下面将《全宋文·赵抃文》中另两篇奏折列出，以作对校。

《举睦州寿昌县令郑谔状 嘉佑二年二月一日，又三月十一日》：“臣伏睹本州寿昌县令郑谔，为性纯静，守官恪勤，今保举堪充京官亲民任使。”^[321]

《举睦州兵马都监魏寅状 嘉佑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臣伏睹左侍禁、本州兵马都监、兼在城巡检魏寅，奉公蔑私，所守不懈，今保举堪充沿边任使。”^[322]

从三篇奏折的内容可知，《知睦州到任谢上表》是赵抃到任时所作，而《举睦州寿昌县令郑谔状》与《举睦州兵马都监魏寅状》是赵抃到任后所作。因此在时间上，前者要早于后者，而前者题下之注为“嘉佑三年”，后两者题下之注为“嘉佑二年”，这在时间上显然是不合逻辑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仁宗嘉佑元年九月）癸卯……殿中侍御史赵抃知睦州。”^[323]《续资治通鉴》亦有此记载。查苏轼奉敕所撰《赵清献公神道碑铭》及《宋史》本传可知，赵抃仕途中知睦州唯此一任。故综合以上史料可定，《全宋文·赵抃文》中《知睦州到任谢上表》题下之注“嘉佑三年”实为“嘉佑二年”之错讹。

另外，《全宋文·赵抃文》中《举睦州巡茶监董诏状》题下之注“嘉佑六年”，亦应校正为“嘉佑二年”或“嘉佑三年”。兹列出其原文：

《举睦州巡茶盐董诏状 嘉佑六年五月六日》：“臣伏睹三班奉职、本

州巡茶盐董诏，公勤廉干，勾当得事，今保举堪充边繁难任使。”

[324]

从奏折称睦州为“本州”的内容来看，赵抃当时知睦州。前面已考证赵抃仕途中知睦州唯此一次。而《赵清献公神道碑铭》云：“已而，（赵抃）求郡得睦，睦岁为杭。”^[325]“睦岁为杭”说明赵抃知睦州前后只有一年左右时间。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仁宗嘉佑五年五月）癸丑，以侍御史赵抃为右司谏，谏院供职。”^[326]又云：“（仁宗嘉佑六年五月）庚辰，……右司谏赵抃知虔州。”^[327]结合以上史料可知，《全宋文·赵抃文》中《举睦州巡茶盐董诏状》一文下之注“嘉佑六年”，应以赵抃知睦州的“嘉佑二年”或“嘉佑三年”为对。

今查《全宋文·赵抃文》校勘所依底本《四库全书·清献集》可知，《举睦州兵马都监魏寅状》其下之注为“嘉佑十年六月二十六日”。^[328]据本文考证可知，《全宋文·赵抃文》将其校勘为“嘉佑二年六月二十六日”^[329]是对的。又《四库全书·清献集》中《知睦州到任谢上表》其下之注“嘉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330]据本文考证可知是对；而《全宋文·赵抃文》将其校为“嘉佑三年正月二十四日”^[331]，则是错误的。另外，《四库全书·清献集》中《举睦州巡茶监董诏状》其下之“嘉佑六年五月六日”，^[332]《全宋文·赵抃文》在校勘时却没有将其校正为“嘉佑二年”或“嘉佑三年”。笔者对以上自注所作考证，目的是给以后再校勘赵抃文者作为参考。

第二节 苏轼诗《赵阅道高斋》之“高斋”考

南宋施元之和清代王文诰等名家注《赵阅道高斋》都认定，高斋建于赵抃告老的北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之后。笔者认为，其建成不会迟于赵抃从知虔州（今江西赣州）到调御史知杂事的北宋仁宗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之前。兹试对之加以考证。

施注：“赵清献公名抃，字阅道，西安（今浙江衢县）人。……其自杭告老而归也，钱塘州宅之东，旧据城闾，横为屋五间，下瞰虚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故为州者多居之，谓之高斋。东坡守杭，秦少章辈寓焉，亦有‘留下高斋月明’之句。清献既治第衢州，其旁不远数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别馆其上，亦名高斋，唯居此馆。”^[333]施注一是区分了两处高斋，据《浙江通志》可知杭州府^[334]和衢州府^[335]各有一处高斋，苏诗所指为衢州府一处；二是认定衢州府高斋为赵抃告老后所建。王注未区分两处高斋，但引《冷斋夜话》云：“赵阅道休官，归老三衢，作高斋而居之。”^[336]也认定高斋建于赵抃告老后。赵抃告老时间，据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云：“（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赵抃）加太子少保致仕，时七十二矣。”^[337]

事实上，赵阅道高斋在赵抃知虔州调御史知杂事的北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年）之前即已存在。以下赵抃高斋诗可证明这点：

《守虔过家登高斋即事》

旧里徘徊忽四旬，高斋高胜足欢忻。
当轩晓看山横黛，负郭秋成稼覆云。
酌酒屡邀朋契乐，弄琴真与俗喧分。
虔州莫讶迟迟去，乡便恩荣荷圣君。^[338]

《续资治通鉴》云：“仁宗嘉佑六年，……夏，四月，……庚辰，……右司谏赵抃知虔州。”^[339]《清献集》中存赵抃《知虔州到任谢上表_{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查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及《宋史·赵抃传》可知，此为赵抃一生唯一的一任知虔州。又查《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嘉佑七年，秋七月……甲子，右司谏知虔州赵抃为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340]北宋仁宗嘉佑六年为公元1061年，嘉佑七年为公元1062年。赵抃于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知虔州，嘉佑七年（1062年）调御史知杂事，该诗当作于此一期间。因为虔州府治在今江西赣州，赵抃里贯为衢州西安即今浙江衢县，守虔过家所登高斋应为衢州府高斋，不会是杭州府高斋。且该诗首联出句中“旧里”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守虔过家登高斋即事》一诗的校勘，根据《全宋诗·赵抃诗》的校勘前言，是以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清献集》（其中诗五卷）为底本，校以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陈仁玉刻元明递修本（其中诗七卷，藏北京图书馆）等各本而成。此诗至今未见被篡改或伪作，其为真作无疑。该诗足以驳正施注和王注对赵阅道高斋建成时间的误断，证明高斋在赵知虔州调御史知杂事的北宋仁宗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之前即已存在，而非施、王之注所说于赵告老的北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之后才建。

查赵抃高斋诗，以告老为界：一为告老前之作，如《守虔过家登高斋即事》；一为告老后之作，如《退居十咏》其一《高斋》。施、王对此不知。查慎行作注，亦只引《清献集·自题高斋》（即《退居十咏》其一《高斋》，唯末句“清夜安眠白昼闲”^[341]之“昼”，查注作“日”）。于是给人的印象也是高斋建于赵抃告老之后。

另外《浙江通志》辑“衢州府高斋”亦作“北宋赵抃归老作此斋”^[342]，其下之注亦只引《退居十咏》其一《高斋》，而忽视了《守虔过家登高斋即事》。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寄题赵抃（阅道）高斋”^[343]，其下之注引《避暑录话》亦谓“抃自杭告老归”^[344]而建高斋。所犯错讹与施、王同。

苏轼诗《赵阅道高斋》自作注以来，历宋元明清民国五个时代（约八百多年），经施元之、王文诰等名家之手，一直误注高斋所建时间。笔者认为错了这么久，不能再错下去了，故作此考证，为以后再注此诗者作参考。

第三节 周敦颐《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之诗题考

《全宋诗·周敦颐诗》之《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的诗题中之“香城寺”，乃“香林寺”之讹误，因为“香城寺”远在新建县，“香林寺”才在万安县。另《四库全书·周元公集》中该诗题作《香林别赵清献》，其中的“清献”为“虔守赵公”（赵抃）之谥号，而周敦颐又卒于赵抃之前，因而可见出，此一称谓是该诗

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又一讹误。兹试对之作一考证。

1、“香城寺”应为“香林寺”

《江西通志·寺观》云：“香城寺，在新建县城西山。晋沙门云显欲创佛殿，祷于山。得香木，大堪为柱。殿成，每诵经佛前，以木屑焚之，香闻数里，故名寺。旁有香城书院，后有讲经台遗迹。明嘉隆间寺废，万历末僧法海重建。一云，晋僧白云善戊法，因寇乱以香遍插山口，烟遂为城，寇见远遁。”^[345]《同治新建县志（二）·寺观》亦云：“香城寺，在（新建县）洪井上二十里。晋释云显祷于山，忽生香木，大堪为柱，遂以名寺。旁有香城书院，后有讲经台遗迹。明嘉隆间寺废，万历末僧法海重建。一云，晋僧白云善六戊法，因寇乱以香插山口，烟为城，寇惊而遁。”^[346]

以上史料均可证明，香城寺在江西新建县境内，而且其中没有关于周敦颐于该寺作诗的记载，这说明周氏在香城寺作诗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周敦颐究竟是在哪个地方作诗的呢？

《江西通志·寺观》又云：“香林寺，在万安县车田。”^[347]《同治龙泉县志、同治万安县志》中《万安县志·方輿志·古迹》亦云：“香林寺，在城南。宋儒周子通判虔州时，尝饮饯赵抃于寺。”^[348]《光绪吉安府志（一）·建置志·万安寺观附》亦云：“香林寺，宋儒周子通判虔州时，尝饮饯赵抃于寺，有唱和诗。”^[349]其下之注还引用了周敦颐与赵抃的唱和诗，只是没有诗题：

“周诗云：公暇频同尘外游，朝天今复送行舟。轩车好共入山脚，旌旆且从泊渡头。精舍泉声清 虢 虢，高林云色淡悠悠。谈终道奥难言去，明日瞻思独倚楼。赵诗云：顾我入趋尧阙去，烦君出饯赣江头。更逢萧寺千山好，不惜兰船一日留。清极坐来无俗韵，道通何处有离忧。分携岂用惊南北，水阔风高万木秋。”

^[350]

此处的周敦颐与赵抃的唱和诗，在文字上与《全宋诗·周敦颐诗》中《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及《四库全书·清献集》中《和虔守任满前人香林饯别》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但大体是一致的。兹将《全宋诗》及《四库全书》所录二人之诗列举于下：

《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

周敦颐

公暇频陪尘外游，朝天仍得送行舟。
轩车更共入山脚，旌旆且从留渡头。
精舍泉声清 虢 虢，高林云色淡悠悠。
谈终道奥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楼。^[351]

原注：出《庐陵集》

《和虔守任满前人香林寺饯别》

赵抃

顾我入趋尧关去，烦公出饯赣江头。
为逢萧寺千山好，不惜兰船一日留。
清极生来无俗论，道通何处有离忧。
分携岂用惊南北，水阔风高万里秋。^[352]

两相对照，即可看出《光绪吉安府志（一）》所载二诗，实即《全宋诗》中周敦颐诗《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及《四库全书》中赵抃诗《和虔守任满前人香林寺饯别》。这两首诗韵脚相同，内容上相互唱和。

既然《光绪吉安府志（一）》和《同治万安县志》都记载了周敦颐是在万安县之香林寺，而非新建县之香城寺饯别赵抃，那么，周敦颐的这首诗创作地点就应为万安香林寺无疑。

事实上，香林寺所在的万安县与香城寺所在的新建县，虽同在江西，但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据《宋史·地理四》所载：“隆兴府……县八：南昌，新建，……”“吉州……县八：庐陵，吉水，……万安。”^[353]又按《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之《（北宋）太宗皇帝统一之图》^[354]所示，洪州位于吉州东北，中间隔有临江（军州），因而万安县与新建县也就相隔较远。又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第26图《江南西路图》^[355]，可见万安（今万安县）在吉州（今吉安市）西南，而新建在洪州（今南昌市）一带，并能清晰地见到香城寺所在的西山位于新建县城之西北。这些都充分证明：新建县之香城寺与万安县之香林

寺是不同府治中的两个寺，二者不能相互混淆。

综上所述，证明“香城寺”实为“香林寺”之讹误。因此周敦颐该诗的创作地点应该在万安县之香林寺，而不是新建县之香城寺。

2、“赵清猷”应为“虔守赵公”

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周元公集》中周敦颐此诗之题为《香林别赵清猷》，正文则与《全宋诗》无异。这里的“香林”实为“香林寺”，可从一个角度纠正《全宋诗》本之误。但是称赵抃为“赵清猷”则不如《全宋诗》本称“虔守赵公”准确。

关于周敦颐虔州之任的时间，宋人度正作《周敦颐年谱》载：“（仁宗嘉祐）六年辛丑，先生年四十五。……先生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英宗治平元年甲辰，是岁先生年四十八。……遂对移永州通判。”^[356]宋仁宗嘉祐六年是公元1061年，宋英宗治平元年是公元1064年，可知周敦颐于公元1061年至1064年这段时间出任虔州通判，并且是他一生中在虔州的唯一一任通判。关于赵抃虔州之任的时间，《四库全书·清猷集》存有赵抃的《知虔州到任谢上表》，标题下注：“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三日。”^[357]宋人李焘编《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载：“嘉祐七年，……（秋七月）甲子，右司谏、知虔州赵抃为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358]宋仁宗嘉祐六年为公元1061年，宋仁宗嘉祐七年为公元1062年，可知赵抃于公元1061年至1062年任虔州知州。据苏轼奉敕所撰《赵清猷公神道碑铭》及《宋史·赵抃传》可知，这也是赵抃一生中在虔州的唯一一任。

由以上史料可知，周敦颐与赵抃同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来到虔州，周任通判，赵任知州。但赵抃比周敦颐早两年离任，赴东京（今河南开封）出任御史知杂事。在送别时周敦颐作了《万安香城寺（应为香林寺）别虔守赵公》，“虔守赵公”是指赴东京出任御史知杂事的原虔州知州赵抃，这一称谓显然是正确而合适的。而《四库全书·周元公集》中该诗之题称赵抃为“赵清猷”则是一个讹误。

《宋史·赵抃传》载：“元丰七年，薨，年七十七。赠太子少师，谥曰‘清献’”^[359]。元丰七年是公元1084年，苏轼奉敕所撰的《赵清献公神道碑铭》也记载赵抃卒于这一年：“以疾还衢，二日，而公薨，实七年八月癸巳也。讣闻，天子辍视朝一日，赠太子少师。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莲华山，谥曰‘清献’^[360]。”可见称“赵清献”只应在赵抃死后，即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后才能出现。然而，今知周敦颐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比赵抃大约早卒11年，且前文已证明周敦颐此诗作于宋仁宗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因而在诗题中绝不可能称赵抃之谥号“清献”。所以四库本诗题中称赵抃为“清献”，显然是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一个讹误。

综上所述，结合《全宋诗》本与《四库》本中二诗标题各自之优长与缺憾，周敦颐此诗之题应校正为《万安香林寺别虔守赵公》。

第四节 曾巩六诗之题考

《全宋诗·曾巩》涉及赵抃的六首诗之题目有讹。《余杭久旱赵悦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中“悦道”为“阅道”之讹。《寄赵宫保》、《和酬赵宫保致政言怀二首》、《和赵宫保别杭州》等诗中“宫保”为“少保”之讹。兹试考证之。

《全宋诗·曾巩六》

《余杭久旱赵悦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连章天上乞身闲，笑入吴船拥节还。

一夜风雷驱旱魃，始知霖雨出人间。

旌旗东下路尘开，六月风云席上回。

正恐一方人渴死，直将霖雨过江来。^[361]

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公讳抃，字阅道。……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许，请之不已，元丰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362]《全宋诗·赵抃四》有《屡乞致政诏答未允述怀》。以上

文献与诗中“连章天上乞身闲”^[363]相吻合。查《宋史》中与曾巩有交往的赵姓人氏，只有赵抃，与此诗相符。苏轼诗《题赵阅道高斋》与张先词《沁园春·寄都城赵阅道》都称赵抃为“阅道”而非“悦道”。《宋史》本传亦作“阅道”。综上所述，“悦道”当为“阅道”之讹。

《全宋诗·曾巩六》

《寄赵宫保》

铜扉得谢从今日，玉铉辞荣已十年。

素节说言留简册，高情清兴入林泉。

海边爱日疲人恋，剑外仁风故老传。

门外元刻本作下最应潇洒客，喜公平地作神仙。^[364]

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神宗即位，召知谏院。……居三月，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熙宁三年四月复上章，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元丰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治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365]神宗即位改元熙宁元年，熙宁元年是公元1068年，元丰二年是公元1079年。赵抃从知谏院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到加太子少保致仕刚好十年，与首联“铜扉得谢从今日，玉铉辞荣已十年”^[366]相吻合，“治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367]与颈联对句“剑外仁风故老传”^[368]可相参证。苏轼《贺赵大资政仕启》：“所临有声，最宜吴蜀之政。”^[369]阎灏《赐赵抃父老留奖谕诏》：“恕物以仁，约已以礼，表俗以信，镇浮以德。”^[370]亦证明了这一点。该诗题“赵宫保”当指赵抃无疑，但“宫保”当为“少保”之讹，即赵抃于元丰二年官加太子少保。《全宋诗·曾巩六》中《和酬赵宫保致政言怀二首》其二之颈联“三少官仪虽赫赫，五湖心事肯容容”^[371]有“三少官仪”，也证明了这一点。综上所述，《全宋诗·曾巩六》中《寄赵宫保》、《和酬赵宫保致政言怀二首》、《和赵宫保别杭州》之诗题中“宫保”当为“少保”之讹。

据《全宋诗·曾巩诗》前言，曾巩诗九卷，以清康熙五十六年长洲顾崧龄刻《元丰类稿》为底本，校以元大德八年东平丁思

敬刻本（简称元刻本），并吸收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简称书记）中的校勘成果，并参校他本而成。校勘因将清代与宋代有关典章混淆了，所以造成以上六诗之题中“宫保”讹为“少保”。“清制不立太子，但有太子傅保之名，专为大臣及有功者之加衔，无职掌官属，也不员额。……太子少傅称宫傅，太子少保称宫保。”^[372]然而，作为宋人的称呼，未见对太子太保作相应的记载。从前言来看，“宫保”当是清代版本的窜入。笔者作此考证，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第五节 张先词《沁园春·寄都城赵阅道》之“都城”考

《全宋词·张先》中《沁园春·寄都城赵阅道》之“都城”乃“成都”之错讹与颠倒。兹试考证之。

《沁园春·寄都城赵阅道》

心膺良臣，帷幄元勋，左右万机。暂武林分阃，东南外翰，锦衣乡社，未满瓜时。易镇梧台，宜条期岁，又西指夷桥千骑移。珠滩上，喜甘堂翠荫，依旧春晖。

须知。系国安危。料节召、还趋浴凤池。且代工施化，持钧播泽，置盂天下，此外何思。素卷书名，赤松游道，飙驭云軿仙可期。湖山美，有啼猿啾鹤，相望东归。^[373]

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铭》：“公讳抃，字阅道。……神宗即位，召知谏院。……居三月，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感激思奋，面议政事有不尽者，辄密启闻，上手诏嘉之。公与富弼、鲁公亮、唐介同心辅政，率以公议为主。……熙宁三年四月，复五上章，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五年，成都以戍卒为忧。朝廷择遣大臣，为蜀人所爱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学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辞，及见，上曰：‘近岁无自政府复往者，卿能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岂谓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辞去。至蜀，默为经略而燕劳闲暇如佗日，兵民晏然。”^[374]碑铭所记载的赵抃从参知政事到知杭州，又知成都这段仕途经历与《宋

史》本传所记载一致。张先词上阕“心膺良臣，帷幄元勋，左右万机”^[375]与赵抃参知政事之事迹相符，“暂武林分阃，……又西指夷桥千骑移”^[376]与赵抃知杭州后又知成都相符。下阕“系国安危，料节召，还趋浴凤池”^[377]与碑铭中“成都以戍卒为忧”^[378]、且赵抃知成都前被宋神宗召见相符。因此，张先写其词时，赵抃已知成都府无疑。词题中自注“寄都城赵阅道”^[379]之“都城”当为“成都”之错讹颠倒。文同有诗可供参证，兹录如下：

《全宋诗·文同一三》

《寄成都赵资政》

才承宠诏联公鼎，便谒除书别帝阍。
万口一讴歌盛德，四年三度福遐藩。
已为魁垒无双士，更入摩诃不二门。
应笑临邛病瘠客，最先参见在江原。^[380]

首联“才承宠诏联公鼎，便谒除书别帝阍。”与碑铭及《宋史》本传所记载的赵抃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前神宗召见的经历相符，该诗题作《寄成都赵资政》是正确无误的。诗题中“成都”没有讹倒成“都城”。

《全宋词·张先词》前没有说明校勘的具体版本，只在《全宋词》（共五册）前言中较笼统地介绍了一些丛书版本，因此发现讹误较难。笔者将《沁园春·寄都城赵阅道》之“都城”校正为“成都”，意在为进一步研究者作参考。

从本章对有关赵抃的文献考证来看，研究赵抃不仅有利于校勘其诗文的错讹，而且有利于校勘与其关系较密切的周敦颐、苏轼、曾巩、张先的诗词及注释。由此可知，其研究的意义不限于赵抃本人，而且还有利于周敦颐等诗人的研究。

结 语

笔者在撰写本毕业论文时，利用相关索引广泛地收集整理历代有关赵抃的研究资料，进而分析这些资料，发现对赵抃的研究还存在着两个薄弱的环节，其中的诗学地位待定这一薄弱环节尤须攻破，因而作为笔者毕业论文研究的重点。为此，笔者参考有关文献，对赵抃诗歌从内容到艺术都进行了本人力所能及的较充分的研究，并以之为依据对赵抃诗歌流派归属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还进行了与赵抃诗文相关的考证，作为对研究的一种补充。

笔者在研究赵抃诗歌的过程中，对所涉及的许多知识的运用和掌握还很不够，敬请方家指正，以期在以后的研究中有所提高。

注 释

[1]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346页。

[2]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352页。

[3] 明·周复俊编,《全蜀艺文志》卷二十六,《四库全书》1381—265页。

[4] 宋·韩维撰,《南阳集》卷十八,《四库全书》1101—679页。

[5] 宋·韩维撰,《南阳集》卷十五,《四库全书》1101—649页。

[6] 宋·韩维撰,《南阳集》卷十五,《四库全书》1101—649页。

[7]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8]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8页。

[9]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738页。

[10]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26页。

[11]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26页。

[12]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234页。

[13]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510页。

[14]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86页。

[1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86页。

[16]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65页。

[17]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62页。

[18]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62页。

[19]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62页。

[20] 蒋述卓等编,《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21] 蒋述卓等编,《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22]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九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3页。

[23]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4页。

[24]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八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7页。

[2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02页。

[26]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02页。

[27]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08页。

[28]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14页。

[29]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14页。

[30]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953页。

[31]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146页。

[32] 唐圭璋编,《全宋词》(全五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1页。

[33] 唐圭璋编,《全宋词》(全五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页。

[34] 唐圭璋编,《全宋词》(全五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页。

[35] 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卷九,《四库全书》862—763页。

[36] 蒋述卓等编,《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37]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234页。

[38]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七十六,《四库全书》1145—603页。

[39] 宋·文天祥撰,《文山集》卷十二,《四库全书》1184—583页——1184—584页。

[40] 宋·周淙撰,《干道临安志》卷三,《四库全书》484—95页。

[41]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七,《四库全书》317—2页。

[42] 宋·赵善括撰,《应斋杂著》卷四,《四库全书》1159—41页。

[43] 宋·刘克庄撰,《后村集》卷三十二,《四库全书》1180—344页。

[44] 宋·周必大撰,周纶编,《文忠集》卷四十九,《四库全书》1147—526页。

- [45] 宋·楼 撰，《攻媿集》卷七十六，《四库全书》1153—242 页。
- [46] 宋·杨时撰，《龟山集》卷二十六，《四库全书》1125—354 页。
- [47]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八十三，《四库全书》1145—734 页。
- [48]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八十四，《四库全书》1145—734 页。
- [49]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八十三，《四库全书》1145—731 页。
- [50] 宋·王称撰，《东都事略》卷七十三，《四库全书》382—474 页。
- [51] 宋·江少虞撰，《事实类苑》卷二十三，《四库全书》874—191 页。
- [52] 宋·洪迈撰，《容斋续笔》卷六，《四库全书》851—449 页。
- [53] 宋·徐自明撰，《宋宰辅编年录》卷七，《四库全书》596—228 页。
- [54] 宋·朱熹撰，《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五，《四库全书》449—192 页。
- [55] 宋·洪迈撰，《容斋随笔》卷十五，《四库全书》851—388 页——851—389 页。
- [56] 宋·叶梦得撰，《石林诗话》卷一，《四库全书》1478—986 页。
- [57] 宋·赵善括撰，《应斋杂著》卷四，《四库全书》1159—41 页。
- [58] 宋·赵善括撰，《应斋杂著》卷四，《四库全书》1159—41 页。
- [59]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七十六，《四库全书》1145—603 页。

[60]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八十四，《四库全书》1145—734页。

[61] 元·托克托等编，《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四库全书》286—195页。

[62] 元·托克托等编，《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四库全书》286—198页。

[63] 元·托克托等编，《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四库全书》286—202页。

[64] 詹杭伦撰，《方回的唐宋律诗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3页。

[65]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66]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6页。

[67] 傅振伦等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全七十册）第一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66页。

[68] 明·陶宗仪撰，《书史会要》卷六，《四库全书》814—738页。

[69] 清·纪昀等编，《清献集提要》，《四库全书》1094—739页。

[70] 清·张晋生等编，《四川通志》卷二十八，《四库全书》560—527页。

[71] 清·黄德溥等编，《四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同治赣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72] 清·吕之振等编，《宋诗钞》（全四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73] 清·厉鹗编，《宋诗纪事》卷十一，《四库全书》1484—258页——1484—259页。

[74] 清·黄宗羲撰，《宋元学案》（全四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0页。

[75]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6页。

[76]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6页。

[77]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78] 清·陈衍编，《宋诗精华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79] 清·陈衍编，《宋诗精华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80] 清·彭绍升编，《居士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273—274页。

[81] 民国·丁传靖编，《宋人轶事汇编》（全二册）上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83页。

[82]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234页。

[83] 宋·赵善括撰，《应斋杂著》卷四，《四库全书》1159—41页。

[84] 明·陶宗仪撰，《书史会要》卷六，《四库全书》814—738页。

[85] 明·周复俊编，《全蜀艺文志》卷二十六，《四库全书》1381—265页。

[86]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8页。

[87]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738页。

[88]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26页。

[89]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62页。

[90]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62页。

[91]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86页

[92]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八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7页。

[93] 唐圭璋编,《全宋词》(全五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1页。

[94] 清·彭绍升编,《居士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273—274页。

[95] 清·吕之振等编,《宋诗钞》(全四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96] 清·吕之振等编,《宋诗钞》(全四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97]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七十六,《四库全书》1145—603页。

[98]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八十三,《四库全书》1145—734页。

[99]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八十四,《四库全书》1145—734页。

[100]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八十三,《四库全书》1145—731页。

[101] 清·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102] 蒋述卓等编,《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103] 蒋述卓等编,《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104]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234页。

[105] 宋·赵善括撰，《应斋杂著》卷四，《四库全书》1159—41页。

[106] 清·吕之振等编，《宋诗钞》（全四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107] 清·纪昀等编，《清献集提要》，《四库全书》1094—739页。

[108] 詹杭伦撰，《方回的唐宋律诗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3页。

[109]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110]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111]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6页。

[112]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6页。

[113]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6页。

[114] 清·陈衍编，《宋诗精华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115] 清·陈衍编，《宋诗精华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116] 清·纪昀等编，《清献集提要》，《四库全书》1094—739页

[117]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118] 元·托克托等编，《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四库全书》286—195页

[119] 清·纪昀等编，《清献集提要》，《四库全书》1094—739页。

[120]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6页。

[121] 元·托克托等编，《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四库全书》286—197页。

[122]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122] 元·托克托等编，《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四库全书》286—197页。

[124]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26页。

[12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6页。

[126] 元·托克托等编，《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四库全书》286—196页。

[127] 清·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0页。

[128] 宋·洪迈撰，《容斋随笔》卷十五，《四库全书》851—389页。

[129] 清·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9页。

[130] 元·托克托等编，《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四库全书》286—197页。

[131] 清·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700页。

[132] 唐·李延寿撰，《北史》卷十，《四库全书》266—209页。

[133] 清·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134] 清·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135] 清·黄宗羲撰,《宋元学案》(全四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0页。

[136] 日·今关寿磨撰,《宋元明清儒学年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137] 冯友兰撰,《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三册)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138] 宋·文同撰,《丹渊集》卷二十六,《四库全书》1096—708页。

[139] 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页。

[140] 张立文撰,《朱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141] 张立文撰,《朱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142] 蒋述卓等编,《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143] 宋·赵善括撰,《应斋杂著》卷四,《四库全书》1159—41页。

[144] 蒋述卓等编,《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14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234页。

[146] 清·吕之振等编,《宋诗钞》(全四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147] 清·纪昀等编,《清献集提要》,《四库全书》1094—739页。

[148]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149]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150]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6页。

[151]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6页。

[152] 程杰撰，《宋诗学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153]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8页。

[154]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2页。

[15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156]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157]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5页。

[158]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5页。

[159]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8页。

[160]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9页。

[161]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1页。

[162]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163] 宋·赵抃撰，《清献集》卷十，《四库全书》1094—896页。

[164] 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8页。

[165]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9页。

[166]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167] 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页。第197页。

[168]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5页。

[169]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7页。

[170]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8页。

[171]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172]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6页。

[173]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1页。

[174]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17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953页。

[176]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26页。

[177] 宋·朱熹撰，《晦庵集》卷八十四，《四库全书》1145—734页。

[178] 清·吕之振等编，《宋诗钞》（全四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179] 清·彭绍升编，《居士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273—274页。

[180]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6页。

[181]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1页。

[182]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1页。

[183]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4224页。

[184]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5页。

[185] 清·吕之振等编,《宋诗钞》(全四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186]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3—4134页。

[187]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5页。

[188]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5页。

[189]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5页。

[190]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5页。

[191] 清·纪昀等编,《清献集提要》,《四库全书》1094—739页。

[192]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1页。

[193]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1页。

[194]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195]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1页。

[196]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0页。

[197]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0页。

[198]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234页。

[199]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3页。

[200]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0页。

[201]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0页。

[202]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8页。

[203] 元·脱脱等撰,《宋史》(全四十册)第三十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610页。

[204]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6页。

[205]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8页。

[206]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8页。

[207]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6页。

[208]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8页。

[209]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5页。

[210]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2页。

[211]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7页。

[212]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213]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214]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6页。

[21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216]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2页。

[217]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2页。

[218]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219] 张福勋撰,《谈谈宋人的“以文为诗”》,《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14页。

[220] 张福勋撰,《谈谈宋人的“以文为诗”》,《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14页。

[221]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1页。

[222]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223]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1页。

[224]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22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226] 宋·赵抃撰,《清献集》卷六,《四库全书》1094—825页。

[227]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1页。

[228]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1页。

[229] 元·脱脱等撰,《宋史》(全四十册)第二十七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9607页。

[230]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2页。

[231]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6页。

[232] 宋·赵抃撰,《清献集》卷十,《四库全书》1094—895页。

[233]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三十四册),第十四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769页。

[234]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2页。

[235]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0页。

[236]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5页。

[237]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5页。

[238]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6页。

[239]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6页。

[240]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8页。

[241]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0页。

[242]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3页。

[243]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9页。

[244]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3页。

[245]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6页。

[246]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7页。

[247]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7页。

[248]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8页。

[249]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6页。

[250]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0页。

[251]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4页。

[252]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8页。

[253]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1页。

[254]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全二册）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

[255] 张福勋撰,《谈谈宋人的“以文为诗”》,《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14页。

[256] 宋·赵善括撰,《应斋杂著》卷四,《四库全书》1159—41页。

[257] 许总撰,《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258]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259]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9页。

[260] 邓魁英等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宋代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261]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9页。

[262] 邓魁英等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宋代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263]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7页。

[264]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7页。

[265]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7页。

[266]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1页。

[267]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268] 邓魁英等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宋代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269] 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全四册)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270]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5页。

[271]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4页。

[272]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6页。

[273]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7页。

[274]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全二册）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275] 宋·杨万里撰，《诚斋集》卷八十，《四库全书》1161-77页。

[276] 许总撰，《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第57页。

[277] 许总撰，《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第57页。

[278]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279]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280]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281]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282]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283]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上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829页。

[284] 邓魁英等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宋代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285] 邓魁英等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宋代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286]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287]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288] 许总撰,《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289] 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四库全书》674-786页。

[290]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291]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292]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293]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294]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295]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1页。

[296]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542页。

[297]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三十四册)第十三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467页。

[298]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5页。

[299]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5页。

[300]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页。

[301] 宋·赵抃撰,《清献集》卷十,《四库全书》1094—896页。

[302]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全十六册)第十三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95页。

[303] 元·脱脱等撰,《宋史》(全四十册)第三十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375页。

[304]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7页。

[305]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4页。

[306]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7页。

[307]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4页。

[308]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6页。

[309]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三十四册)第十六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293页。

[310]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3578页。

[311] 元·托克托等编,《宋史》卷三百十六,《四库全书》286-195页——286-202页。

[312]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3页。

[313]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6-3577页。

[314]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三十四册)第十七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753页。

[31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3578页。

[316] 元·托克托等编,《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四库全书》286-195页——286-202页。

[317]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5页。

[318] 宋·赵抃撰,《清献集》卷二,《四库全书》1097-75页。

[319] 宋·赵抃撰,《清献集》卷四,《四库全书》1094-779页。

[320] 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二十一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35页。

[321] 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二十一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39页。

[322] 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二十一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41页。

[323]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三十四册)第十三册,1995年版,第4448页。

[324] 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二十一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39页。

[32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6页。

[326]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三十四册),第十四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626页。

[327]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三十四册),第十四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666页。

[328] 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二十一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39页。

[329] 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二十一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39页。

[330] 宋·赵抃撰，《清献集》卷十，《四库全书》1094-893页。

[331] 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二十一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35页。

[332] 宋·赵抃撰，《清献集》卷十，《四库全书》1094-896页。

[333] 宋·苏轼撰，《苏轼诗集》（全八册）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1页。

[334] 清·纪昀等编，《浙江通志》卷三十九，《四库全书》520-146页。

[335] 清·纪昀等编，《浙江通志》卷四十八，《四库全书》520-329页。

[336] 宋·苏轼撰，《苏轼诗集》（全八册）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1页。

[337]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338]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2页。

[339]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三十四册），第十四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666页。

[340]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三十四册），第十四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758-4759页。

[341] 宋·苏轼撰，《苏轼诗集》（全八册）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1页。

[342] 清·纪昀等编，《浙江通志》卷四十八，《四库全书》520-329页。

[343]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全三册）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3页。

[344]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全三册）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3页。

[345] 清·纪昀等编,《江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一,《四库全书》516-661页。

[346] 清·杜友裳等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同治新建县志(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347] 清·纪昀等编,《江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一,《四库全书》516-669页。

[348] 清·郭崇辉等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同治龙泉县志、同治万安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页。

[349] 清·周立瀛等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光绪吉安府志(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

[350] 清·周立瀛等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光绪吉安府志(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

[351]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八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2页。

[352] 宋·赵抃撰,《清献集》卷三,《四库全书》1094-772页。

[353] 元·脱脱等撰,《宋史》(全四十册)第七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89-2190页。

[354] 曹婉如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1页。

[355] 中国历史地图编辑组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第31页。

[356] 梁绍辉撰,《周敦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8页。

[357] 宋·赵抃撰,《清献集》卷十,《四库全书》1094-893页。

[358]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三十四册),第十四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769页。

[359] 元·托克托等编,《宋史》卷三百十六,《四库全书》第286-198页。

[360]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361]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八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77页。

[362]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7页。

[363]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3页。

[364]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14页。

[36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3577页。

[366]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14页。

[367]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3577页。

[368]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14页。

[369]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26页。

[370] 明·周复俊编,《全蜀艺文志》卷二十六,《四库全书》1381—265页。

[371]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中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14页。

[372] 辞源修订组编,《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0451页。

[373] 唐圭璋编,《全宋词》(全五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页。

[374]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3577页。

[375] 唐圭璋编,《全宋词》(全五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页。

[376] 唐圭璋编,《全宋词》(全五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页。

[377] 唐圭璋编,《全宋词》(全五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页。

[378]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575-3577页。

[379] 唐圭璋编,《全宋词》(全五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页。

[380]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八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7页。

参考文献

- [1] 宋·韩维撰,《南阳集》,四库 1101 册。
- [2] 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四库 862 册。
- [3] 宋·朱熹撰,《晦庵集》,四库 1145 册。
- [4] 宋·文天祥,《文山集》,四库 1184 册。
- [5] 宋·周淙撰,《干道临安志》,四库 484 册。
- [6]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 317 册。中华书局,1995 年版,(全三十四册)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册。
- [7] 宋·赵善括撰,《应斋杂著》,四库 1159 册。
- [8] 宋·刘克庄撰,《后村集》,四库 1180 册。
- [9] 宋·周必大撰,《文忠集》,四库 1147 册。
- [10] 宋·楼 撰,《攻媿集》,四库 1153 册。
- [11] 宋·杨时撰,《龟山集》,四库 1125 册。
- [12] 宋·王称撰,《东都事略》,四库 382 册。
- [13] 宋·江少虞撰,《事实类苑》,四库 874 册。
- [14] 宋·洪迈撰,《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四库 851 册。
- [15] 宋·徐自明撰,《宋宰辅编年录》,四库 596 页。
- [16] 宋·叶梦得撰,《石林诗话》,四库 1478 册。
- [17] 宋·赵抃撰,《清献集》,四库 1094 册。
- [18] 宋·杨万里撰,《诚斋集》,四库 1161 册。
- [19] 元·托克托等撰,《宋史》,四库 286 册。
- [20]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汇评》(全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 [21] 清·吕之振等编,《宋诗钞》(全四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 [22] 清·厉鹗编,《宋诗纪事》,四库 1484 册。
- [23] 清·黄宗羲撰,《宋元学案》(全四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 [24] 清·陈衍编,《宋诗精华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25] 余冠英等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

[26] 蒋述卓等编，《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7]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八、九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8] 唐圭璋编，《全宋词》（全五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

[29] 詹杭伦撰，《方回的唐宋律诗学》，中华书局，2002年版。

[30] 冯友兰撰，《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三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1] 张立文撰，《朱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2] 程杰撰，《宋诗学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3] 许总撰，《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34] 孙望等编，《宋代文学史》（全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35] 张福勋撰，《谈谈宋人的“以文为诗”》，《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36] 朱刚撰，《从类编诗集看宋诗题材》，《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

[37]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全二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8]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全三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

[39] 梁绍辉撰，《周敦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0] 沈松勤撰，《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1] 日·今关寿磨撰，《宋元明清儒学年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攻读硕士期间已公开发表的论文

[1] 《落差感与杜诗总风格的研判》，《湘潭大学学报·研究生论丛(5)》，2003年5月版，146-148页。

[2] 《周敦颐〈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之诗题考》，《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33-34页。

[3] 《苏轼诗 赵阅道高斋 之“高斋”考》，《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119-120页。

[4] 《赵抃两首诗之自注考》，《古籍研究》，2004年第2期，99-101页。

[5] 《高情千古，文采斐然》，《湘潭大学学报·研究生论丛(6)》，2005年5月版，101-103页。

致 谢

感谢我的导师蒋长栋教授，他对我的论文倾注了无数心血。蒋先生治学严谨，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感谢我的师母刘春如老师，她在生活上对我非常关心。

感谢徐炼教授，他的学术风范，深刻熏陶了我。感谢陈光明教授、李剑波教授、喻几凡教授、陈玉莲老师，他们的教诲，有力地促进了我知识面的拓展。

感谢图书馆姜赛华老师、陈果老师，她们教会了我如何查找古籍资料。

感谢与我朝夕相处的师兄妹们，他们使我明白了生活中的许多道理。

提 要

引言

赵抃（1008-1084）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诗人。历代以及现当代的学者对其诗歌之研究都不够重视，因而研究也欠透彻。

笔者拟较全面地对赵抃诗歌进行研究。首先，搜集并整理了历代对赵抃的研究成果，并在分析这些成果后找出了两个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较全面的赵抃诗歌研究；二是缺乏正确的赵抃诗歌流派归属研究。其次，从内容与艺术两方面较全面地研究了赵抃诗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赵抃诗歌流派归属作出结论。第三，进行与赵抃诗文相关的考证。这些考证主要是纠正与赵抃诗文研究有关的一些错讹，是对前两方面研究的一种补充。

第一章 历代有关赵抃研究的述评

本章分两节，第一节是对历代有关赵抃研究成果的梳理，第二节是对这些成果的评述。

第一节 历代有关赵抃研究观点的梳理

两宋有关赵抃的评论不论是官评还是私评，总体上倾向于推重其德行。元代有关赵抃的评论从思想转向了艺术。明代是有关赵抃评论最少的一个时期。清代有关赵抃的评论多于元明而少于两宋，且评论角度多样化。

第二节 历代有关赵抃研究观点的评述

对赵抃的评论可以概括为“两个性”和“两待定”。“两个性”即浓郁的学术性和强烈的党争性。“两待定”即道学地位待定和诗学地位待定。

第二章 赵抃诗歌内容研究

本章分两节，从题材与主题两方面研究赵抃诗歌内容。

第一节 写景题材及其四大主题

赵诗属写景题材者约180首，占其全部700多首诗的约四分之一。该题材又可分为自然景物（44首）、自然生物（18首）、人文景观（90首）、纪游（28首）等四个小类。写景题材诗大致反映了四大主题：1、关怀农业之情；2、人伦物理之情；3、释家出世之情；4、摹象状物之情。

第二节 人际交往题材及其三大主题

赵诗属人际交往题材者约403首，占全部700多首诗歌的二分之一强。该题材可分主动写给别人的（94首）、与人唱和的（239首）、送别的（70首）等三个小类。人际交往题材大致反映了三大主题：1、儒家积极用世之情；2、僚属友爱之情；3、道家长生之情。

第三章 赵抃诗歌艺术研究

本章分三节，从三个方面研究赵抃诗歌的艺术特点。

第一节 “以文为诗”

赵抃诗歌“以文为诗”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诗题长似散文；2、诗歌篇幅长似散文；3、运用叙事纪实手法；4、虚词入句；5、改变诗句常规节奏。

第二节 格律严谨

赵抃诗歌格律严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平仄对仗；2、唱和用韵。

第三节 语言质朴

赵抃诗歌语言质朴体现在两个方面：1、较少用事；2、较少用华丽词藻。

第四章 赵抃诗歌流派归属研究

本章分两节，重点研究赵抃诗歌流派归属。

第一节 宋初“晚唐体”与开宋调诗人群区别

1、生卒年代

宋初“晚唐体”代表诗人生卒年是在北宋初期（公元960-1021年），而开宋调诗人群代表诗人生卒年是在北宋中期（公元1022-1062年）。

2、政治态度

宋初“晚唐体”代表诗人大多是在野的僧侣或薄视功名的士人，很难见出其明显的政治态度。而开宋调诗人群代表作家大多中进士，登仕途，有明显的政治态度，如参与“诗文革新运动”等。

3、诗风状况

宋初“晚唐体”诗人之诗作，其题材多为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主题多为隐逸之情。艺术上多长于五、七言近体。而开宋调诗人群之诗作，其题材多写社会政事（包括农事、军事），主题中有较强烈的社会关怀之情，艺术上“以文为诗”，多擅长于长篇古风。

4、所宗之主

宋初“晚唐体”多宗贾岛、姚合，而开宋调诗人群则多宗韩愈。

第二节 赵抃诗歌风貌更倾向于开宋调诗人群

1、生卒年代

赵抃生于公元1008年，卒于公元1084年，主要生活年代在北宋中期，因此在生卒年代方面，更倾向于开宋调诗人群而非宋初“晚唐体”诗人。

2、政治态度

赵抃中进士，登仕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因此在政治态度方面，更倾向于开宋调诗人群而非宋初“晚唐体”。

3、诗风状况

赵抃诗歌在内容上写实性较强，反映了儒家积极用世等社会关怀之情。在艺术上，“以文为诗”，擅长于长篇古风。因此在诗风方面，更倾向于开宋调诗人群而非宋初“晚唐体”诗人。

4、所宗之主

赵抃诗歌有明显的尊韩愈的倾向，因此在所宗之主方面，更倾向于开宋调诗人群而非宋初“晚唐体”诗人。

第五章 与赵抃诗文相关的考证

本章是对有关赵抃诗文的考证，分五节叙述。

第一节 赵抃诗文自注之讹考

《全宋诗·赵抃诗》中《寄谢毛宪》和《酬越守孔延之度支》两诗之自注中，关于赵抃知杭州徙知青州的时间不相符合。前者是正确的，而后者是讹误的。另外，《全宋诗·赵抃诗》中《辛巳青州玩月有怀》诗题中之“辛巳”应校正为“辛亥”。

《全宋文·赵抃文》之《知睦州到任谢上表》其下之注“嘉祐三年”应校正为“嘉祐二年”。《举睦州巡茶监董诏状》其下之注“嘉祐六年”则应校正为“嘉祐二年”或“嘉祐三年”。

第二节 苏轼诗《赵阅道高斋》之“高斋”考

施元之和王文诰注释苏轼诗《赵阅道高斋》之“高斋”，认为其建成于赵抃告老（1079年）以后，然而赵抃诗《守虔过家登高斋即事》可证明此“高斋”建成于赵抃告老以前。

第三节 周敦颐《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之诗题考

《全宋诗·周敦颐诗》之《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诗题中之“香城寺”为“香林寺”之讹误，因为“香城寺”在新建县，“香林寺”才在万安县。另《四库全书·周元公集》中，该诗题作《香林别赵清猷》，其中的“清猷”为“虔守赵公”（赵抃）之谥号，今知周敦颐卒于赵抃之前，因而此一称谓是该诗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又一讹误。

第四节 曾巩六诗之题考

《全宋诗·曾巩诗》中涉及赵抃的六首诗之题目有讹。《余杭久旱赵悦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中“悦道”为“阅道”之讹。《寄

赵宫保》、《和酬赵宫保致政言怀二首》、《和赵宫保别杭州》等诗之题中“宫保”为“少保”之讹。

第五节 张先词《沁园春·寄都城赵阅道》之“都城”考

《全宋词·张先词》中《沁园春·寄都城赵阅道》诗题中之“都城”是“成都”之错讹与颠倒。

结 语

笔者尽力地研究了赵抃诗歌的内容与艺术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合理地找到了赵抃诗歌流派归属。此外，笔者运用相关索引收集与整理了与赵抃相关的资料，并进行了相关的考证。

但是涉及到某些宏观性知识时，笔者眼界尚欠开阔，这有待于在以后的学习与研究中不断提高。

The Research on Zhao Bian's Poetry

(Summary)

Introduction

Zhao Bian (1008—1084) is a poet in the middle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so the scholars do not think highly of the research on Zhao Bian's poetry and do not study it in the history and in contemporary thoroughly.

The writer tries to study Zhao Bian's poetry thoroughly. Firstly, the writer gleans and puts it in order that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history and then finds two main problems by analyzing the achievements: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Zhao Bian's poetry is not studied thoroughly, the second one is that the Zhao Bian's poetry school is not studied correctly; secondly, the writer studies the Zhao Bian's poetry from content and art thoroughly, and then studies the Zhao Bian's poetry school fatherly on this basis; thirdly, the writer researches the poetry and prose relating to Zhao Bian textually. These textual researches correct some mistakes on the poetry and prose relating to Zhao Bian primarily, so add the study in preceding two aspects.

Chapter One The Commentary on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Zhao Bian in the History

This chapter consists of two sections: Section One is a brief on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Zhao Bian in the history. Section Two is a

remark on these achievements

Section One The Brief on the Research Viewpoints on Zhao Bian in the History

Generally speaking, both of the official and private remarks on Zhao Bian in Northern Song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praise his moral conduct highly. The content of remarks on Zhao Bian in Yuan Dynasty changes from thought to art. The remarks on Zhao Bian in Ming Dynasty are most few among the Dynasties. The amounts of remarks on Zhao Bian in Qing Dynasty are more than those of Yuan, Ming Dynasties, but less than those of Northern Song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and the angles of remarks are diversity.

Section Two Remarking on Research Viewpoints on Zhao Bian in the History

The remarks on Zhao Bian can be summarized as “Two Characteristics” and “Two Remaining to be Defined”.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refers to a strong academician and an intense partisan conflict. The “Two Remaining to be Defined” refers to the position in Confucian school remaining to be defined and the position in poetry school remaining to be defined.

Chapter Two The Research on the Content of Zhao Bian’s Poetry

There are two sections in this chapter studying subjects and themes of Zhao Bian’s poetry.

Section One Landscapes Subjects and Four Theme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s

The Landscapes subjects poems of Zhao Bian amount to about 180, about one—fourth of all his 700 poems. The subject consists of four items, i.e. natural landscapes (44), natural living creature (18), human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90), tour records (28). This subjects express four themes: first, feelings of concerning agriculture; second, feeling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third feelings of keeping aloof from worldly affairs; fourth, feelings of depicting landscapes.

Section Two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nd Three Theme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s

The communication subjects poems of Zhao Bian amount to 403, about one half of all his 700 Poems. The commutation subject consists of three items: first, writing poetry to people (94); second, reposing poetry to people (239); third, writing poetry to see people off (70). The subjects express three themes: first, feelings of Confucian active attitude; second, feelings of friendships between staffs; third, feelings of Daoism School.

Chapter Three The Research on The Art of Zhao Bian's Poetry

The art of Zhao Bian's poetry is studied from three aspects in this chapter comprising four sections.

Section One “Writing Poetry as Prose”

The art characteristic of Zhao Bian's poetry "Writing Poetry as Prose", is embodied in five aspects: first, poetry titles being long like prose; second, poetry lengths being like prose lengths; third, narrating in details; fourth, function word in sentences; fifth, changing normal poetry rhythm.

Section Two Strict Rhythm

The art characteristic of Zhao Bian's poetry strict rhythm, is embodied in two aspects: the first one is that Zhao Bian writes poetry according to level and oblige and matching in lines; the second one is that Zhao Bian writes to someone with poetry or some one replies to Zhao Bian with poetry, both in the same rhyme scheme.

Section Three The Plain Poetry Language Style

The plain poetry Language style of Zhao Bian is embodied in two aspect; first, quite few literary quotation; second, quite few flowery language.

Chapter Four The Research on Poetry School of Zhao Bian

The poetry school of Zhao Bian is studied in this chapter comprising two sections.

Section O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ater Tang Poetry Style School" and "Initiating Song Poetry Style School"

First, Birth and Death

The “Later Tang Poetry School”, representative poets are born and die in the early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960—1021) while the “Initiating Song Poetry Style School” are born and die in the middle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1022—1062).

Second, Political Attitude

The “Later Tang Poetry Style School” poets in the initiation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are most monks being out of office or scholars regarding coolly official ranks coolly. Both express their explicit Political attitudes scarcely. On the contrary, the “Initiating Song Poetry Style School” poets are most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highest examination and often become some officers. They do express their explicit political attitudes, such as taking part in the “Movement of Reforming Poetry and Prose”.

Third, Poetry Style

The poetry subjects of the “Later Tang Poetry Style” are often natural landscapes and human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these themes are most about the feelings of seclusion. In art, these poets often excel in classical poetry proceeding to Tang Dynasty. On the contrary, the poetry subjects of the “Initiating Song Poetry Style School” comprise soci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involving in farm work and military affairs, and these themes express strong feelings of concerning social affairs. In art, these poets often excel in a lengthy extended from of ancient poetry, “Write Poetry as Prose”.

Fourth, Great Master

The great masters of the “Later Tang Poetry Style School” are Jia Dao and Yao He, On the contrary, the great master of “Initiating Song Poetry Style School” is Han Yu.

Section Two The Poetry Style of Zhao Bian is Likely to
Belong
to the “Initiating Song Poetry Style School”.

First, Birth and Death

Zhao Bian was born in 1008.D.C, and dead in 1084.D.C. he lives chiefly in the middle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so from the aspect of his birth and death, Zhao Bian is likely to belong to the “Initiating Song Poetry Style School” instead of the “Later Tang Poetry Style School”.

Second, Political Attitude

Zhao Bian, in part, supports Ou Yangxiao’s proposal-“Movement of Reforming Poetry and Prose”. So from the aspect of his political attitude, Zhao Bian is likely to belong to “Initiating Song Poetry Style School” instead of the “Later Tang Poetry Style School”.

Third, Poetry Style

The feelings concerning society, such as Confucian taking part in social affairs, are expressed strongly in the strong realistic content of Zhao Bian’s poetry. In art, Zhao Bian excels in a lengthy extended form of ancient poetry, “Writes Poetry as Prose”. So from the aspect of his poetry style, Zhao Bian is likely to belong to the “Initiating Song Poetry Style School” instead of the” Later Tang Poetry Style School”.

Fourth, Great Master

The great master whom Zhao Bian more tends is Han Yu. So from the aspect of his great master, Zhao Bian is likely to belong to the“Initiating Song Poetry Style School” instead of the “Later Tang Poetry Style School”.

Chapter Five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Poetry and Prose Relating to Zhao Bian

This chapter comprising five sections researches the poetry and prose relating to Zhao Bian textually.

Section One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elf-Notes of Zhao Bian's Poetry and Prose

There are two mistakes in *the All Poetry Collections of the Song Dynasty · Zhao Bian's Poetry*. Firstly, the time that Zhao Bian governs from the Hang county to the Qing county is not identical in two Zhao Bian's poems: *Send to Xie Maoxian* and *Reply to Kong Yangzhi, the Governor of the Yue County*. The former is right while the latter is wrong; secondly, "Xin Zi" should be corrected as "Xin Hai" in the title of the Zhao Bian's poem, *Thoughts on Moon in the Qing County in the Xin Zi Year*.

There are two mistakes in *the ALL Prose Collections of the Song Dynasty · Zhao Bian's Prose*. Firstly, "the Third Year of Jia You" should be corrected as "the Second Year of Jia You" in the self note of Zhao Bian's prose, *Memorial on Thanking Emperor as Taking Office in Mu County*; secondly, "the Sixth Year of Jia You" should be corrected as "the Second Year of Jia You" or "the Third Year of Jia You" in the self-note of Zhao Bian's prose, *Memorial on Recommending Dong Zhao, a Staff in the Mu County*.

Section Two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Gao Zhai Cottage" in a Poem of Su Shi, "Zhao Yue dao's Gao Zhai Cottage"

Both Shi Yuanzhi and Wan Wenhao think that "Go Zhai Cottage" was constructed after Zhao Bian's retirement (1079) when they note a

poem of Su Shi, *Zhao Yuedao's Gao Zhai Cottage*. However, the poem of Zhao Bian, *Visiting Home and Ascending Gao Zhai Cottage as Governing Qian County*, can demonstrate that “Gao Zhai Cottage” had been constructed before Zhao Bian’s retirement (1079).

Section Three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a Poem of Zhou Dunyi

There is a mistake in the poem of Zhou Dun Yin, *See Zhao Bian off, the Governor of the Qian County, at the Xiang Cheng Temple* “. It is not in the “Xiang Cheng Temple” but in the “Xiang Lin Temple” where Zhou Dun Yi sees Zhao Bian off. Because the “Xiang Cheng Temple” is located in the Xin Jian county While the “Xiang Lin Temple” is located in the Wan An county. Moreover, the same poem is titled as *See Zhao Pure Dedication(清猷) off at Xiang Lin Temple* in the Si Ku encyclopedia. But Zhao Bian has been dead before Zhou Dunyi, so the calling is also another mistake.

Section Four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Six Poems Titles of Zeng Gong

In *The All Poetry Collections of the Song Dynasty · Zeng Gong's Poetry*, there are six mistakes in six poems’s titles of Zeng Gong relating to Zhao Bian. The first one and the second one are *It Rains Cats and Dogs in the Surroundings of Yu Hang County when Zhao Yuedao Arrives in a Long Dry Climate*. The name of a shop of Zhao Bian is not “Yue dao(悦道)” but “Yue dao(阅道)”. The third one is *Send to Zhao Gongbao with a Poem*. The fourth one and the fifth one is *Reply to Zhao Gongbao in Retirement with Two Poems*. The sixth one is *Reply to Zhao Gongbao, Goodbye, Hang County, with a Poem*. It is not “Gong bao(宫保)” but “Shao bao(少保)” that Zhao

Bain' official rank.

Section Five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Dou Cheng County ” in a Ci Poem of Zhang Xian, *Send to Zhao Yuedao in Dou Cheng County with a Ci Poem*

In *The All Ci Poetry Collections of the Song Dynasty · Zhang Xian' s Ci Poetry* , there is a Ci Poem of Zhang Xian, *Qing Yuang Chun* (a tune to which ci poems are composed) · *Send to Zhao Yuedao Governing Dou Cheng County*.

It is not “Dou Cheng County ”but “Cheng Dou County ”that Zhao Yuedao Governs.

Epilogue

The writer has studied the content and art of Zhao Bian's poetry to the best of his ability, and has studied the poetry school of Zhao Bian rationally on this basis. Moreover, has gleaned and puts it in order that the relevant materials on Zhao Bian by index, and has done some textual researches.

However, the writer has not a broaden horizon involving in some macroscopic knowledge. It remains to be improved increasingly during the study and the research in further.